她厌倦和专一的
男人共同生活了。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黑恋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春的悲哀

最后的幸福

天孙之女

青年的爱

苔　莉

长　途

黑　恋

红　雾



（宁）新登字01号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黑恋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黑　　恋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日报社振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375　字数58千　插页:2
印数:1—20,000册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7—00981—5/I·219　　定价:2.55元

编者的话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张资平的性爱小说销声匿迹已有40余年了，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

张资平（1893——1947）广东梅县人。1911年进入日本东京地质学系学习，其时开始文学创作，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

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性爱为题材，故而曾被斥之为专写“三角恋爱”的作家，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继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

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他写军阀、妓女、嫖客、大亨、旧知识分子和众多和底层劳动者。确实，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

我们出版张资平的性爱小说系列，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全面、准确地评价张资平及其作品。

1993 年 4 月



一

君展和弈芳的同栖生活，是由他们在大学学业的前一年秋初开始的。他们真的相认识后没有多久就匆匆地结婚了。的确，他认识她虽不久，但他实在十二分的爱慕她了。

弈芳的身材高高的，虽不十分胖，但也不能说是瘦削，并且她喜欢穿时髦的西装——她的同学都嘲笑她穿的是女优式的西装——搽香气浓厚的香粉，引得一部分的独身男性的同学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君展是个又矮又瘦的黑少年，论面貌不能说是很出众。尤其是他的两颗门牙微微地向前突出，由侧前看来，他的唇合拢不来，就有点像猴嘴。不过他喜欢时髦的装饰，和女同学一个样的搽香粉，洒香水。大概他的家计还可以，时髦的漂亮的中西衣服很不少，常轮着穿。

他们在大学一年级时，X 城的政治上就起了一大变革。改革的结果，君展的朋友，同乡，亲戚们在军政界上活动的很不少。就连大学的当局的一个，也是他的同乡的亲戚的朋友的兄弟。于是无条件地

不受学年考试就一年级编入二年级了。并且他一面在大学里念书，一面在西装的襟角上又挂上一个某政治机关的铜质徽章。听说是什么秘书，月薪……差不多一百元。这恐怕是弈芳恋爱他的最重大原因。

那年秋 X 城开始政治上的改革，到十二月下雪的时候，社会的秩序才渐次地安定下去。在这个新建设期中，人材当然很缺乏，未毕业的大学生出来社会服务的很多，不单君展一个。又不单男的大学生，女的大学生也不少出来做社会工作的。当时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风气很流行，所以弈芳也跃跃欲试。不过她反省了一反省后，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特长，文章做来不十分通，字也写得不甚佳。勉强可以认为自己的长技，只有唱歌和几种跳舞，其次也可以上舞台演演新剧。

君展是置籍大学的政治科，弈芳进的是理科的天文系，后来改到生物系去了。政治科在大学的第一院，生物系却在第八院，他们原不认识的。自 X 城的政治改革后，大学的同学会也随着要改组，君展在军政界上交游广，结果被推为学生会的主席了。学生会成立的那晚上开了一个游艺会，弈芳担任了一出跳舞和演新剧的一个角色。君展因为订定游艺会的 Programme，和弈芳接谈过几回。他羡慕她，因为她在他眼中的确是个长身玉立的美至人，她羡慕他当然是他在社会上的活动能力了。

过了阴历新年又一星期了。在这一星期中，他

俩一同看戏，一同喝酒，一同抹牌，欢聚了几天。每夜里都是他雇辆汽车或马车送她回家去。他也到她家里坐过几次，但因为事忙，她约了他几次在她家里吃饭，他都拒绝了。初七晚上，他抱着她的腰由汽车走下来时，在她的红醉的嘴角上亲了一个吻，她也不像前几次的那样拒避他了。她虽然稍微把头歪躲了一下，斜睨了他一会，但立即翻过笑脸来笑向他低声地说：

"那么你快点回去吧。夜深了，明天定要来哟！要早一点来！"

他只凝望着她的一呼一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化成一阵阵的白色水蒸气，他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给她的气息醇化了。在微明的门灯下的她醉颜也分外的鲜艳。他只凝望着她，不会回答。

"傻的！尽望着人做什么？还不快回去！"她一面说一面在敲门。

"你的妈妈早睡了吧。"他仍站着不动地问她。

"还在那李家那边抹牌也说不定。"她率直地回答他。

他们听见放鞭炮的音响，都沉默了一会。

"你看还有人放鞭炮呢，还早得很。叫你多坐忽，总不听人的话。"君展在埋怨她。

"你那旅馆里的房子太吵了，我真不愿意久坐。"

"那要怎么样的地方你才喜欢呢？"他笑问她。

"我要，要……"她斜 着他，再给了他一个媚笑。

她家里的妈子把门开了。

“你的兄弟在家里么?”几次到她家里的经验迫着他发这个质问。但到后来他想，就这样的问她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他么?近来整日整夜的都不在家里。还不是一样的喜欢赌!隔新年还没有几天，他哪里有心绪一个人守在家。”她说了后故意地叹了一口气。

“那你不寂寞么?”他一面说一面想，假定她家里没有这个妈子时……但看她并没有一点诚意让他进去。

“寂寞还不是要过去。”她再叹气。

“那么明天再会。”他很决意地向她点了点首。

“那么，明天早点来，不要叫我们焦望。”

君展一个人坐在汽车里，一任车夫向冷暗的空中驰骋。他只坐着痴想。他想不出她不先有准备就不愿意接自己到她里去的理由来。据她说，她家太脏了，也没有一点可以看得过去的陈设。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已经看过了，还怕什么呢。他想，她家里的确太不干净了。单是养了几只母鸡一件事，他就觉得十分讨厌。他一进去就看见院子里，堂屋里和天井里都是整千整百堆的鸡粪，也不见有人去打扫。他们像看惯了般的，不觉它肮脏。她实在不像是由那家里出来的姑娘。

君展闷闷地想了一会，汽车驶出到电车路上来了。街路里虽减少了些行人，但电车还是一样的飞

驰，街灯还是一样的辉煌，酒楼茶馆里也还是一样的喧嚷。

他回到旅馆里来了，他开的房间是在三楼的一隅，正向X湾。他走上楼来，他的几个同乡还在那边抹牌。

“想不到你这样早就回来了。她不留你么?”甲一面抹牌一面向着问。

“哪里！不要说笑。”君展回答他。

“的确是个尤物!”乙说。

“是个肉感的美人,怪不得君展如醉如痴的。”丙笑着说。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展侧！可惜平仄不调了。哈，哈!”丁哈哈地大笑，自鸣得意。

“君展,你和她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了?据我看来，你们的关系像很深了。她对你该有什么表示吧?”乙问她。

“浅得很,浅得很!我们相认识还不满两个月呢。哪里谈得到什么关系!”君展一面除外套，一面回答乙。

“接吻的程度总该有了吧?”丁跟着追问。

“哪里有这样容易!”君展笑着说。

“君展，你如果再长漂亮一点，她早就上手了。”甲很不客气地说。

“这也不见得。女子和男子不同，听说越美的女子越喜欢丑男子,因为要这样才显得出她的美丽。唯

有丑女学生不自知其丑，偏要拣肥择瘦地找美男子。”

“你这个议论倒很新颖，可以算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吧。”丁在嘲笑甲。

“那么像我的尊容怎么又不见有一个女学生来向我攀交呢？你看我比君展怎么样？谁长得好看些。”乙说着自己先笑起来了。只有丙不说话了。他们都偷望丙，看见丙的像蜂窝般的脸皮通红了。

他们不敢继续说笑了，重新热注到麻雀牌上去。

“她还有点封建思想，有点讨人厌。”君展坐下来后说了这一句。

“何解？”甲一面注视桌上的牌一面问他，“糟了，糟了！九索过了我还不知道！”

“谁叫你只顾贪说笑！”丁说。

“她对于结婚的仪式像很重视般的。她说先要行订婚式，后再举行结婚式。我觉得这样未免太花费了。所以我对她想放弃了。”

君展的视线透过窗上的玻璃板，他望见几点微明的星火在湾面浮动。也听见外面马路上的轰轰的电车的音响。

二

第二天下午，君展从弈芳家里出来时已经午后

四点多了。她和她的弟弟很谦恭的，很亲切地送他到街口来。印在他脑里的一个不好的印象像又加深刻了一点。

——今天总算是欢乐的一天。自己太孤独了，看不惯他们母子姊弟间之暖和亲爱。他们真可以说是享天伦的乐事。只有自己是个孤独者，不要再嫉妒别人了。

他终和她举行了一个订婚式。订婚式很简单，交换戒指，共同拍照。此外在她家里设了两台酒席请了十几位女客，同时君展也在一家酒楼上请了二三十位同乡和朋友来证明他和她今后再没有自由向他方面发展了。

订婚后的第三天，君展又约了她同到剧场去看才由美国回来的新剧团的演艺会。

十二点钟前后，她如约到他的旅馆里来了。他才起来在洗嗽。

“吃过了饭没有?”君展一面抹脸一面问她。

“早吃过了。”她懒懒地坐在他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吃过了就算了。下半天到剧场的楼上吃西餐去吧。这旅馆里的饭菜吃不得。”他走近痰盂前，一阵灰白色的水由他的紫色的双唇间流泻下来。她看见心里有点作恶。

“美国新剧团今天演的是哪一种脚本呢?”弈芳无意识地问。她说了后走到向骑楼那边门口来。

“罗蜜欧和朱丽叶。”君展洗嗽完了也走过近骑楼那边来。他拿了一张剧场的广告给她看，也凑近她的肩侧来看。她顿时闻着一种臭气。

××部下星期要到我们去演戏筹款呢。”她说着站起来走近痰盂吐了一口涎沫。“我正打算演这个脚本呢，文科的英文教授已经把它译好了。”

“那么你扮朱丽叶么？”君展笑着问她。

“谁扮罗蜜欧呢？”

“我的兄弟。”她笑着说。

“仲瑚也会演戏么？”他又感着一种奇特的惊愕。

“比我还演得好呢。”她的双颊微微的泛了一点红潮。“他在北京老不念书，只管很热注地去习演剧。两姊弟不该演这种爱情剧吗？”

“表演艺术。有甚要紧呢。”君展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总有些涩涩的感情。

他们进T剧场时天气还很好的，但到夜里十一点多钟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丝丝地下起雨来了。

他俩站在剧场门首争执了一会，他说先回到他的旅馆里去，但她要求他直接地送她回她家里。

争论的结果还是她赢了。但那晚上还是可纪念的一夜。

再过两星期，他俩结婚了。在X城近郊租了一家小洋房子开始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

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结婚后的他俩的生活异常的平凡。她跟着时日的经过对家庭也愈觉厌倦。对

君展的劝慰，她没有一句接受过，她像要对他起革命了。

不幸的君展，结婚后不满三个月又遇着政治上的第二次的变革。在军政界中的同乡，朋友亲威也减少了许多。他的某机关的秘书也没有得当了，只得写信到南边去叫家里汇钱来用。弈芳也就渐渐地看不起他了。

她有时也很自愧，因为自己虽然有点讨厌君展穷，但他对她的金钱的要求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没有拒绝过。

——他还是个可怜人！他还不是一样地供给自己么？自己兄弟的零用钱都是他供给呢。

她虽然有时自悔自愧，但她也不觉得如何地十分难过。她想对他的金钱的需求不过是件小小的罪过吧了。

——我怎么能为他省区区的金钱而牺牲我的装饰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装饰之外呢？

到后来，君展也觉得家庭乏味了。并且心里还藏着一件不能告人的忧郁。他想，能够把家庭解散就多用几百块钱也算了。但是现实告诉他现在是不可能的。

未结婚前，他曾介绍她到××部里当了个股员。现在天气渐热了且因身体的关系就辞了职。现在他俩都算失了业，只有她的兄弟的由君展介绍的国立银行里的行员的位置还保存着。银行的经理早换了，

但仲瑚的位置还能够保持，这是何道理呢？一般说，因为他是个小白脸，美男子，金库科长很爱他。

君展到了下学期还是回到大学里去上课，弈芳却废学了。君展不在家时，她一刻都不能留在家里。她不进剧院就回娘家里去，每次回娘家里去就一连歇三四晚不回来。君展也没法子奈何她，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君展因为弈芳对他的疏远，新认识一位女友，是文科里的同学。这位女同学和弈芳也约略认识的，姓杜名绮兰。杜绮兰本来赶不上弈芳的美，不过有个团团的脸儿带几分媚力；但在现在的君展的眼睛里却比弈芳美。因为弈芳因身体的障碍减损许多未结婚前所有的美。

其实杜绮兰对君展完全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君展太殷勤了，人情难却，和他看过几次剧，上过几次酒楼罢了。绮兰常向君展说要来看弈芳，但他表示十二分的拒绝。到后来他还是引她来了。弈芳很像欢迎绮兰，不表示稍微的嫉妒，这使君展发生了一种惊异。

君展和她是阴历正月间结婚的，到了九月初旬她分娩了。生了一个黄头发的女儿。据她自己说，她家的遗传，多长黄头发的。

这个婴儿很可爱，但君展总不十分喜欢她。不过要尽的义务——做父亲的义务——还是非尽不可的。为这个女儿应做的一切，君展还是履行了，弈

芳看见君展这样的热诚为这个女儿，就觉得很对不住他，对他也就恢复了几分的旧情了。

三

因为君展姓白，她就为女儿取名珍珠。

“白珍珠！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她强迫君展同意。

“名字不外是个符号，叫瓦片叫石块也可以，叫阿猪叫阿狗也可以，没有多大关系。”君展分外冷淡地说。这时候弈芳唯有脸红红的不说话了。

快又近新年了，还只差十多天。君展觉得今年冬天的空气特别冷静。一天午后，过了年的第二天下午，君展由外面回来，才进门，觉得今天格外的冷落，一点声音没有。平日回来用的吴妈定出来迎他的，今天连吴妈的影子也不见了。

——一点点的伤寒咳嗽有什么要紧！但她总是大惊小怪的，服药，请医生，闹得天翻地覆，一家不宁。像这样的，真叫自己不能在家里多坐一刻！

君展走过了堂屋，到后房的角门首了。他听见弈芳在房里和一个男子说话。他骇了一跳，忙住了脚，禁不住往下听。

——不是我不想起来，是怕姊丈多心。

君展知道来客是仲瑚了。

——那不是笑话么？弟弟来看姊姊都有什么嫌疑么？

——不过……

——不过什么？弈芳的笑声。

房里沉默了一会。

——你看有危险没有？体温像又高了些。不至于死吧。你试摸摸她的额角，热得历害呢！

——不要紧吧。这剂药服下去了后可以转身吧。真长得好看！怪痛人的。

——这是母系的遗传。像她的父亲就丑死了。弈芳的笑声。

——母系也不见得什么标致吧。仲瑚的笑声。

——什么意思？大妈我没有见过，我想总赶不上家里的妈妈好看吧，不然何以父亲生前不愿和大妈同住，单把你接出来呢？

——那也不见得，这是年纪老了的关系。

——照姊姊看来，大妈该是很体面的，不过姊姊实在有几分像父亲，第一点就是体格。这么大的一张嘴完全和父亲没有两样。

——讲到父亲，我真恨他不过。那个老昏头早死了早好！你再莫提他了。你的母亲也是个笑面虎，所以把我的妈妈害得一世不得出头。她不单对不住大妈，还对不住父亲呢。等到父亲死了后才对我讲了许多假仁假义的话。

——我比你还讨厌她！

——所以我说现代的世界完全是个矛盾的世界。现代的社会完全是由整千整万的矛盾事实造成功的！像这种社会不打破怎么得了！你看我们的精神生活何等的痛苦！

——那是自己不好，不要再把过失推给社会了。一般失意的人都在骂社会，真的听得讨厌了。骂社会之先也得骂自己吧。

君展站了一会听不出什么头绪来。他不知不觉间自然地咳了一声。

仲瑚忙由内房里脸红红地走出来。

"姊丈回来了么？"

君展看见仲瑚今天穿的西装特别漂亮，美男子格式已经十二分的全备了，连他也觉得有点可爱。只有那条鲜红的领带实在有点刺目。君展又看见他的外套都披在身上没有卸下，刚才紧缩了些的胸口又宽裕起来了。

跟着老妈子也由后面的厨房里出来了。君展也只能和仲瑚很客气地招呼了几句话就走进房里来。他看弈芳的态度很安闲地坐在床里袒着胸脯。小孩子衔着她的一个乳嘴像睡着了。她看见君展进来只说了一句：

"回来了么？"

君展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下了帽子再脱马褂，随后就出来招待仲瑚。他们只对坐了一刻，彼此都像在戒严中没有话可说，仲瑚告辞走了。君展

也不留。

他小孩子昏睡了两天还不见好。君展只得请了一个医生来诊视。因为小孩子每夜里哭得很可怜，他也不能安睡。医生来诊了，说是患了茵胡劣缘咤症，在家里看护不好，要入院才可以望早日平复。

弈芳抱着小孩子进病院来时，院长说有点迟了。弈芳却不相信是进院迟了，因为她原来就不赞成进病院的。她只说是在途中车子里加受了点寒，所以难治了。当然，她只埋怨君展。

院长说，能够把今夜挨过去，到了明天或可望转机，所以今夜里要特别的看护得好。弈芳因为近这几天来疲倦极了。要君展陪她们母女在病院里住过这一夜。君展先想拒绝，但到后来知道拒绝不了，就答应了。

弈芳很热心地在看护小孩子，君展只坐在她旁边打盹。他听见小孩子微微在咳嗽。咳嗽之音有点像在远距离的犬吠。

到了夜静十二点钟的时候，小孩子像睡熟了。弈芳把君展推醒。

“小孩子睡了，你也睡一忽不好么？”君展揩着嘴角上的涎沫对她说。

“我睡不着，有点害怕。你还是起来陪陪我。”

君展睁着倦眼望了望她，他发现她在拿一条汗巾揩眼泪。但是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我问你！小珍珠万一有什么，你怎么样？”她

再流着泪说。

君展像石块般地沉默着，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这个小孩子死了时，你怎么样?!”她的声音比先头高一点了。君展的眼睛也跟着她的声气睁大了一点。

“……”他还是一样的不说话。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人真卑怯，有本领去干还不敢说出来！你当我不知道么？我知道你给那个狐狸精迷住了，不要家了！”弈芳哭着说。

“哪一个是狐狸精？你知什么事?”君展到了这时候不能不开口了。

“你骗我不知道！”

“我还有什么能力！你要说尽管说。我自己一身还处理不了，还有工夫管别人的事么?”

“我知道你早想不理我了，但是没这么容易，你能把我们养活，那你就离开我们算了。”

“不要说了，睡吧。有话等小孩子好了再说吧！”君展打了一口呵欠，用腕枕着头再向桌沿上靠下去。

四

小孩子虽然挨到天亮了，但医生来看了后说难得有希望。弈芳听见医生说小孩子的病危在顷刻，她就主张打发一个人去通知她的娘家。医生也说外祖

母能赶来见见面，抱抱也是好的。但君展像有什么特别理由，主张不必。结果还是她的主张贯彻了。

“你要向我妈说，她如果不能来就请我的弟弟来。务要请他来一趟。你说小孩子快要死了，早来一刻还可以看见她。”弈芳流着泪向到她母亲那边去的当差的说。

但是仲瑚赶到来后，小孩儿已经断了气息。

自小女儿死了后，她俩间愈加冷淡了。她更厌恶独守在家里了，君展常看见她一个人坐着流泪。他想，她当然是为亡女伤心。

嗣后她每在他出去后也把房子空起来，一连四五天不回。她只说家里像冰窖般的，她一个人住不下去。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回答说，除了娘家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他俩偶然碰着同在家里时，也曾应着生理上的要求亲近过。不过，他想实在是无聊的动作。

一天，君展和平时一样很疲倦地回到家里来了。他才进门，吴妈就告诉他，她吃了中饭就出去了。这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心里并不发生什么不快的感情了。

很寂寞地一个人吃了饭后，坐在房里，觉得这样冷清清的长夜实在难得度过去，于是他嘱咐了吴妈几句话再走出马路上来。

暮春天气，并且一连七八天不下雨了，与其说是暖和宁说是闷热。他只穿了一件夹长衫，出来在

马路旁的 Pavement 上行了一会，他听见街店的洋铁檐篷上的雨滴的音乐，头上也滴了几滴雨粒。由X湾吹进市里来的冷风也一刻一刻地强烈起来。他后悔少穿了衣服，也埋怨自己不该不带伞出门。他正想找一家咖啡店进去躲躲雨。

——就一个人看电影去吧。坐汽车去。但他向大马路上望了望，不单没有汽车马车，连黄包车也没有一台。雨滴渐渐地大了，马路上的行人也少了些，拂面的风也渐渐的冷起来了。没奈何，他放快脚步，向前面急急地走。他一边走一边闻得着自己呼出来的一阵酒臭。

"喂！不是君展么？"

他忙抬起头来看，一个身体粗笨的青年撑着一把洋伞站在他面前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是在某军政治部里工作的一个同乡管胜人。他的外貌虽然有点粗俗，但人品却很高尚，并且对友人也很厚道，所以朋友们就叫他做管圣人。

"圣人么？到哪里去？"

"送一位朋友到市厅里去，那个朋友是厅长的同学，他就在那边歇夜了。我现在要回家去。"

"不是回你们部里去么？"

"今天星期六呢。"圣人笑着回答君展。

雨越下得急了。

"你没带伞么？真不好。我的伞又不能借给你。"圣人苦笑着说。

“不要紧，躲一躲就过去了。这样的雨下不久的，我们到那家咖啡店去坐坐好么？——叫什么咖啡店，我忘记了。”

“中山咖啡店。”圣人的记忆力比君展的到底强些。

他们共撑着一把伞在电车路口转了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就在那条横街进去的靠左第三家。

咖啡店很寂寞得没有一个客，一个大厅和几间小房都在空着。厅正中敷着白桌套的长台摆着三四个洋磁花瓶。几把藤椅子在长台的周围也排列得很没有秩序。

他们在正厅靠街的一张小桌的两边坐下来。君展就由衣袋里取出一包纸烟拿了一支给圣人，自己也拿了一支在口里。

“你怎么不穿军服呢？”君展笑着问圣人。

“你喜欢军服么？”圣人也笑着问他。

“穿军服做什么事都方便些。”

“不至于吧。”圣人狂笑起来了。

“怎么你们部里近来也停锣息鼓地一点活动都没有了呢？”

“现在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宣传也到了个程度了。本来早该解散的，但部里的当局要维持他们一班人的饭碗，所以还天天在印刷宣传品 。其实出去宣传也没有人听了。发出去的宣传品也没有人看了。骄功的兵士也不接受政治训练了。做政治工作的人

哪一个不心里自惭尸位，不过一唱高调就没有饭吃了。我早就想辞差，但是事实上到了现在还没有辞成功，你看经济问题困人不困人。你近来怎么样？快要毕业了吧。还是教育界好些，虽然清贫，但很高尚。”

“清高什么！你不看见大学教授们向军阀，政客卖办阶级叩头讨吃饭钱么？”

他们在中山咖啡店喝了点洋酒和红茶，就叫堂倌算了帐一同走出店门首来。

“你现在想到哪里去？”圣人问君展。

“我想看电影去？你也陪我去好不好？一个人看太没有意思了。”

“那要看九点半的，还要等半个多钟头。”圣人看了看腕表，告诉君展七点半钟了。

“那么到西圃去看新剧好么？”

“那些女同志演的新剧实在不敢领教，看见使人肉麻。新年初二我们部里开了一个游艺会，请了几个女同志演新剧。她们演了一出《过新年》哪里是什么新剧，一个一个地轮着唱一出戏罢了。看得个个打呵欠。我实在替她们脸红了好几次。”

“我们就去走一趟吧，敢到西圃去炫艺术的总比你看的强些吧。如果真的不好，我们就走。”

“圣人看见时候还早，天又晴了，不得已答应了君展，同坐一辆马车到西圃来。

五

圣人抢先地买了一张包厢券。君展心里很不过意，但又不便把钱还他，只好连说了几句“对不住。”

他们才走进戏台左的第四号包厢来时，座客在热烈地拍掌，因为舞台在闭幕中，下一幕的背景又没有排好，所以看客都在拍掌催促。

闭幕中的场内的秩序异常的混乱，他们看见了这种情状都后悔不该去看电影。君展把招待员给他的 Programme。翻来一看，演员的栏内竟有弈芳的名字。他发见了她的名字时像触着了电般的。但他立即恢复了他的状态，因为他怕给圣人发觉了他的秘密。

脚本名叫《旧家庭》。他看见这个剧名就晓得是一个在 X 市自称戏剧大师的 T 先生编的。

“看见这类名词就肉麻！”圣人很愤慨地说。

“它的内容不看也晓得了。把它概括地说出来无非是‘打倒旧礼教’，‘打倒旧家庭’，‘杀父亲去’，‘革母亲的命去’，‘恋爱自由’，‘和旧的离婚’，‘和新的共同生活’一类的情节。不要看了，快走吧。”

君展本来也想走，但又舍不得走。他想，今晚上倒要看看她的艺术呢。他把圣人劝慰了一会，但圣人执意要走。结果圣人先走了。

剧中的情节完全不出圣人所预料，弈芳就扮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新情人。矮子阵中比高，君展所深信为艺术不甚高明的弈芳，因为其他的演员太差了，还表演得不错。后来听左侧右面的人说，那个扮革命青年的就是《旧家庭》的创作者。君展觉得这个青年艺术家还不错，生得这样漂亮。弈芳恐怕不单是他的戏剧中的情人了吧。

《旧家庭》演完了。君展看见那个扮革命青年的真的穿着军服，背皮带和弈芳并肩地走到对面舞台右排的第三号包厢里了。他又看见那包厢里还有两个男子，一个女人。他也认识了两个男子里面的一个就是仲瑚。

他们三个看见弈芳和革命青年进来了，都站了起来。不一会他们都离包厢出去了。君展最初怕给他们看见，忙侧了一侧身，不敢给弈芳认识。但到后来，他知道他们五个正忙于享乐，哪里会注意到对面包厢里有人在侦视他们呢。

君展看见他们都走了，也站起来打算回去。

——早点离开吧！和她唯有离婚的一途了。这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结果。他走出戏院门首时，看见一辆汽车呜地一声向海岸那方面驶去了。他痴望着那辆汽车遗留下来的一阵白烟在戏院门首站了一忽。

“回去吧！回去把这个不幸的家庭解散了算了！”

近十二点了，他雇了一辆洋车回家来。

第二天十点多钟，君展还在家里，弈芳笑容可掬地回来了。

“你没有出去么？”

他有三四个月不曾看过她这样的和颜悦色了。但他想到昨夜里的事，觉得她的这种表示已经迟了。他对她还是点了点头没有话说。

她在后房里摸索了半天才换了一身家庭里常穿的便衣服出来。她走近他的书桌前还是笑容可掬地向他说：

“我送你这几张入场券，你去多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我的艺术。”四张红纸印的包厢券放在他的书案上了。

“我早看过了！不单你的，那位革命青年的艺术也赏鉴过了，好得很！”他本想发作几句，但到后来还只是淡笑着说。他说了后就免不得望望她的颜色。

“真的么？你看我比他谁演得好呢？”

她的大胆的态度倒使他有点气愤了。

“当然是你啦！”君展冷笑着回报她。

他们看见吴妈进来了，也就沉默了。

“你认识他么？”她望着吴妈出去了后再问他。

“鼎鼎大名的T谁不认识?!”

“你也认识他？”她再问他。

“不是××部的艺术科长么？”

君展这瞬间在她脸上发现了几分惊慌。

但一星期内他俩的离异得了双方的同意决定

了。君展也觉得人生太过于滑稽了，离散的前一晚还能够和她这样的亲密。她不会拒绝也是他意料所不及。

家庭解散了后，君展就搬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了。

六

在搬回学校的第二天早晨，起床的钟声荡到枕边来时，君展起了一种新的感觉。

他想自己像做了一场春梦，醒来只感着空虚。前后仅三四个月，自己仍然颓卧在冷寂的空床上。如果这算是人生的一幕，那人生就够滑稽了。因为弈芳，自己得罪了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失了信用。最痛心的是革命的同志朋友们都轻蔑自己，离开自己了。自己在这几个月中空劳碌一场，所赢得的只是在心坎上多划了几道伤痕。

——到民众去吧，重新做人去吧，看能够做点劳绩出来补偿前失么，他这样想。

——不。不行了。他们不信用我了。自己也再无这种勇气了。

他再回忆到革命军未到X城以前，在陈吴军阀治下的时代，自己何等地勇敢去做秘密工作，散发传单，受过反动派学生的诬陷，也在警察拘留所里住过一个多星期。但是革命军到来后，自己反堕落

了。想到这里，君展不能不咒诅自己弱志薄行。

日前一个人搬出学校去，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搬回来。但在这期间中却浸染了许多无聊的习气，领略了许多人世的甘苦。但是徒劳仍然是徒劳，不单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自己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但他还不免会思念及弈芳。弈芳的确有许多美点足以使他怀恋。明明一点不离奇的离婚，现在想来又有点离奇了。他想来想去觉得离婚的重要原因，落叶归根还是经济问题。自己经济之不如意，终引起了许多纠纷。

早膳的钟又敲过了。君展才慢慢地从床上起来。

“老白，吃稀饭去！”同房的一位姓朱的同学一面对君展说，一面把他自己特备的一双象牙筷在壁钉上挂着的毛巾上擦了一下。

“还没有洗脸呢，我不吃稀饭了。有油条，给我带一两根回来。”

“你要你自己去拿好了哟。”姓朱的一面说一面半跳势地走出去了。

君展想昨天早上起来时，吴妈还替自己打脸水呢。把东西收拾好了后，只给她两个袁头，叫她走了。她为人颇忠诚，现在她又到荐头行里去找头路了吧。

他再感到一种困难了。刚才感觉到的困难是起床的钟声催人太急。现在所感到的是洗脸的地方太远了。没有妈子伺候，困难虽然多，但他不敢因此

退缩。他想对于往后自己的生活唯有努力奋斗，奋斗到恢复从前的状态。

他打开假皮箱，把毛巾牙刷牙膏肥皂从乱衣堆里翻出来。昨天打叠行李时太仓猝了，把看到的东西就抓进箱里来。现在才又东一件西一件从箱里找出来。

只手拿肥皂牙刷和牙膏，腕上挂着毛巾，反背转把房门带上。

他慢慢地走到卫生间来了。他怕碰见同学，尤怕碰见同级生。等到他看见卫生间里冷静静地没有一个人，他心里才平静下来。

他刚扯开水喉，盛满了大半盆水时，卫生间门口进来一个人。他忙仰起头来看，原来是老许——学校党区分部的执行委员。——他不觉脸红起来。

老许从前也向弈芳进攻过来。本来老许所具有的一切条件都比君展强，弈芳也很喜欢他，尤喜欢他把持党务。不过后来因君展得了政治上的助力，弈芳又转变了方向。论理，老许只能恨弈芳，不该恨君展的。但由一种嫉妒，老许十二分地恨君展。

"嘿，——老白!"

"嘿，老许，好久不见了。吃过稀饭么?"君展刷着牙，只好装出笑容来问他。

"刚吃过了。你几时回来了?"

君展看他的脸上就带着几分刻薄。

"昨天下半天。你近来好么?"

“没有什么。”老许一面说一面看见君展的紫色双唇上涂着许多泡沫的白牙膏，才吃下去的五碗稀饭快要呕出来了，忙背过脸去。

“老白，你比从前更难看了，更像猴子了。”老许在笑。

“老许，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漂亮啊。”君展也笑了。

他俩都脸红红地相对沉默了一忽。

“弈芳呢?”老许忽然像下了决心般地问君展。

“……”

“到乡下去了么?”

“……”

“你怎么不住在家中呢?”

“是的，我的家庭解散了。”君展的双颊紫涨得像猪肝的颜色了。

“哈，哈。这才有趣。你们组织家庭时，不是曾在各报登启事说，为集中革命力量，永久同栖么?何以又把革命势力分散了呢?”老许像得了痛快的报复的机会。

“……”君展的脸色由紫红转成苍紫。

“你现在的感想如何?我应向有经验的人领教领教。”

“恋爱是平凡，家庭也是平凡，平凡得讨厌。”

“不见得吧。真的你厌倦她了?”

“……”

“你俩中哪一个先提议分手的？”

“……”君展觉得老许太岂有此理了，所发的质问句句都有刺般的。

“她丢了你，是不是？”

“不要谈那些无聊的话了。”

“人家说弈芳太过于实行博爱主义了，真的么？”

君展听着真有点生气了。他想，老许纵令不替弈芳留点余地，但也不该向自己一句一句紧迫。他完全是向自己宣战一样。这是什么道理呢。

“杜绮兰怎么样了？”

“谁晓得呢！你越问越奇怪了。杜绮兰和我，怎么扯得上呢？”

“对弈芳失望了后，你不是向杜绮兰打过主意么？”

“你怎么胡说八道！真是岂有此理！”君展真有点动怒了。紫黑色的脸上青筋一条条暴起来。

“哈，哈。你太没有党的训练了。你我都是党员，党员开小组会议时，不是要很坦白地互相批评么。”

“……”君展只好不理他了。

老许临走时还说：

“老白，你的主观太重了，应该多接受客观的批评，不然，你就要变成反革命了。”

七

君展回到房里来看见老朱也吃完了早饭回来了，正在那里擦象牙筷。

“老朱，你吃过了？”

“吃过了。”

“还来得及么？”

“来不及了。我回来时，大司务们在收拾碗筷了呢。”

“挨半天饿吧。”君展心里起了一阵苦笑。

“学校的规则的生活是不适于享过家庭幸福的人！”

君展虽然面背着老朱，但听到这一句话，好像脑后又是一个冷笑的面孔。

他把肥皂牙膏牙刷一齐丢在桌上，向四壁张望，想找一个安置这湿淋淋的毛巾的地方。但光头床没有床架给他张挂，破旧的墙壁上也不见有一根钉头。

“老朱有洋钉没有？”

“有一根。”老朱拖开抽斗，找出一根洋钉放在桌面。

“拿前来给我好吗？”

“你自己不会来拿吗？”

君展觉得从前的家庭，自己认为平凡无味的家

庭，只把自己的懒惰性和自尊性养成功了。现在又回到学校里度个人的生活，似乎到处都是不便和冷寂了。

“老朱，你做人太孤独了。你不能做完全的党员。你没有合作互助的精神。”

“哈，哈！要做你茶房，做你的傀儡，事事听你差遣，就有资格做党员了，就有互助合作的精神了，是不是？”

“不是说现在的话。这是就我平日的观察说的。”

“就我平日的观察，你不单是一个游移分子，你简直是个投机分子。你学尽了新官僚的脾气，做尽了无聊的事情。你不单不可以做党员，并且不可以做人！你不单没有合作互助的精神，你只有媚上欺下的劣性格！”

“老朱，够了。何必这样认真呢？”

“谁认真？只有你说人，没有人说你的余地。你的领袖欲太强了，独裁性太重了些吧。”

君展看见不得下场，只好戴上帽，闷闷地走出来。

前两天才下了雨，走出门来，虽然感着暮春的微寒，但初晴的阳光，在头上照着，又微微地感着灼热。君展脱下头上的毡帽，拿在手中，慢慢地挥着，沿马路的 Pavement 一直走向公园前来。

——今天索性不上课了。好在只要多做点活动的工作，请党部写一封信到学校去证明自己是在外

面做党务工作，那就不上课，不考试，也不怕不能毕业的。何苦埋头窗下，坐冷凳板，读死书呢？自己只待机会到来，就要出去做官或穿军装的。

君展出来本没有何等目的，不过惘惘然随着机械的脚步向前移动。但已到了公园门口，也就无所谓地进来了。

在公园里，他遇着不少斜挂着皮带的五皮先生。其中有不少挟着妙龄的女同志同来的。君展看见，不觉暗暗地羡慕起来。他想自己虽然也享受过这种幸福，但自己的青春就迷迷惘惘地过去了。想到这里，不觉发了一声长叹。

君展随着山势的倾斜，沿石段一级一级地走上来。

这 X 城唯一的公园，除了有几株树和几块坟地以外，什么都没有。纵横的乱草和破碎的砖瓦，徒引起人的荒凉的感觉。点缀着暮春的光景的，恐怕只有杂乱的游人和暖和的阳光罢了。

君展对着这个和他的心境一样荒凉一样寂寞的公园，发了无穷的同情和感慨。

在半山腰有一座古朽的建筑物。自 X 城政治变革以来，党政军的要人，时常在这里开群众大会。这公众建筑物虽然破旧了些，但在 X 城找一个比这个更好更大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座建筑物依然保持着公众聚会的中心。

君展行过这座公共建筑物时，看见门口又贴上

簇新的一张游艺会的 Programme。他凑前去看，原来又是追悼某军的为他人享乐而死战的英魂。他把这 Programme 看下去，在许多节目当中，演员的栏内又有弈芳的名字。跟着她的名字，看到她扮演的节目，原来她又是和她的兄弟表演《罗蜜欧和朱丽叶》。他顿时感着一种惆怅和酸痛。

君展反身待要走时，又想不妨再来看看她离婚后的艺术和表情吧。他再翻转头看表演的时日，在纸角上标着是本日下午八时。

“老白！”

听见上面有人在叫他，忙抬起头来看。他看见管圣人站在上面的横道上，对着他张开口笑。

他真梦想不到圣人也会春色满面，到公园里来吊膀子。这时候他本感着寂寞，看见圣人，非常欢喜，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圣人身边来了。

“你几时来的？”君展喘着气说。

“刚才来的。你在看什么？”

“一张游艺会的节目。”

“是的。×军阀追悼会。”

“你来做什么？你部里放假么，今天？”

“是的。不放假，就来当个纠察员不可以么？”

“在追悼会开游艺会已经是不伦不类了，何况又是表演爱情剧呢。”君展像感慨无限般叹了一口滑稽气。但忙又接下去说，“像你们就好了。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了。事事都站在人的前头，时时都有官做。

我落伍了，赶不上你了。”

“这算得什么!”圣人听见君展说到“……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了”，便接着说“这算得什么”。等到君展说到“我落伍了，赶不上你了”，他还在继续说“这算得什么”。大概他不十分留心听君展的说话。

“看你襟角上的一块徽章和一身军服，就很了不起了啊!”君展看见圣人穿军服虽然不称身，但也有种特别的光彩。

“其实我十分讨厌穿军服的。不过近来军长有命令，凡本军的职员不穿军服，不行敬礼的，就要撤差。……”

“你也怕撤差吗?”君展笑着问他。

“革命问题就是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谁不怕呢!现在的紧要问题，是在想方法使大家都有饭吃。有一小部分的人没有饭吃，就不是好方法了。”

君展想圣人做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而头脑还是这样顽固，抱着淡薄的博爱主义，真可笑。想和他争论几句，但现在的君展没有日前的勇气了。

“现在的政治工作没有从前那样闹热了呢。”君展忙转了一个话头。

“是的，现在剩下来的政治工作只是开游艺会和发行小报称扬上司。此外，没有事可做了。除了这些无聊的事和称功颂德以外，还有什么呢?”

“是的，现在的青年的革命情绪早已麻醉了，只有恋爱的心情，还没有疲倦吧。”

“你本来也是个在浪头上狂热过来的人，怎么现在又作假正经呢？”圣人微笑着说。

“我穷了，做不出事来了，所以只好说些像卷头词的话骂骂人。”君展也微笑着说。

“骂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该拿点东西出来给青年看。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光是骂人，青年对你定会厌倦的。现在是我们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是应该如何骂的问题。”

君展给圣人说得双颊绯红，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前几天才听同乡们说，你和你的夫人离婚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你现在有点后悔么？”

“不。这样的家庭，我是厌倦了。老实对你说，弈芳太对不住我了，把污泥涂到我的脸上来。”

“对于现代的女子，你还要这样殊求么？”

“……”君展感着一种似慰快的感情，但同时又感着似屈辱的感情。

“我们到山顶去走走吧。我在这里站得太久了。”

他们走上山顶了。在山顶可以望见全城的风景，鱼鳞似的灰黑的屋瓦，使他们感着单调和枯燥。倒是脚底下一块一块的青草，有点春意，微微在他心头浮起。

君展一早起来没有吃稀饭，现在腹内作雷鸣了。在从前整天上菜馆上惯了的，刚才也起了几次的馋欲，但一想到手头的羞涩，又忍着把口水倒吞。

两人坐在山顶，慢慢挨到午刻，城内各家的屋

瓦上已透出炊烟。君展更饿得难挨了，站起来，打算回学校里去。还是圣人约他到菜馆里去吃饭，君展像得了赦令般的，舌头上涌起一阵涎沫来。

两人从山上下来，穿出横街，走到一小菜馆里来了。

“老管你前日不是说有一位朋友和市政厅长同学的吗？”坐下来后，君展对圣人说。

“是的。”

“老实讲，我近来没有工作做，很无聊。尤其是手头拮据，真是再苦没有了。你能够托你的同学在市政厅那边替我想个方法么？”君展低下头，低声地说了后，就感到自己的双颊发热。

“这我不能尽力。千万请原谅。”

“什么道理呢？”

“市政厅长的亲戚、朋友、同学、学生非常多，现在已安插得满满了。我说的那位朋友正在冤鬼缠身般地死缠着厅长，还没有得到相当的位置呢。假如有可图，我还穿军服来就这几十元的小差事吗？”

“朝里无人，休想做官。”君展说了后苦笑。

“但是，你从前也是这套把戏中的人物呀，现在就叹气了么？”

“那是个人问题。总之，对从前，对现在，我都不能满意的。要革命真正地成功后，我才能满意吧。”

“我就无所谓。我不能做伯夷叔齐白白地饿死于首阳山。我要做圣之时者，我要做伊尹，治亦进乱

亦进。不客气地说，我是随时趋势的。无论对什么时代的政局，我都满意的。”

君展想，中国之糟，就糟在这类圣人太多了。但是自己还有什么资格责备圣人呢。

这家小馆的广东菜弄得很不错，一盘红烧鱼头，一碗杂烩汤，一碟叉烧，一碟香肠，一碟咸鱼，一碟炒油菜，圣人吃了五盅白饭，君展也吃了三盅，圣人花了三块多钱。

两个人各拿枝牙签剔着牙齿，从小菜馆出来时，将近午后一点多钟了。

八

天气晴朗，近初夏的阳光已感着炙肉的郁热了。君展早晨出来时，里面还穿了一件棉背心，上面加上一件夹长衣，又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街道，背部湿黏黏地透出些腻汗，两脚底也感着汗气的潮湿，腿部也有点酸软了。

近来很无聊，君展天天只出来闲踯躅。他走到郊外一个有名的小花园门首来了。花园名叫爽秋园，在春暖期中游人如鲫。凡是不耐寂寞，欲觅情侣的人，莫不到这里来。园里的一个小茅亭，正是君展和弈芳的纪念地。君展今天来，到底是凭吊遗迹，抑或是想重觅情侣，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他待买门票，忽然看见一辆汽车由那一头卷起黄尘驶过来。汽车头上还插着一枝旗子，引起了君展的好奇心，他想不忙进去，看看是哪一个机关的汽车。汽车在爽秋园门首停住了。君展看见旗子上写的几个字，是二百零九军军部。他想二百零九军军长是刘有为，自己从前在军事委员会见过的，是一个最反动的老头子。但坐在汽车里的并不是他，坐在里面的是个矮矮的白面书生和两位女同志。他再认真看那两个女同志，几乎把君展的脸色都气黄了。这两位女同志一个是杜绮兰，一个就是他最恨的、但时时还在思念的弈芳。他的双腿不住地战抖，同时也发了一阵恶寒。他忙躲到一株大树后面去了。她俩也没有注意到他，只和那个青年说说笑笑进园里去了。

君展在大树后躲了一会才走出来。两名勤务兵也跟进去了。只留车夫坐在汽车里守着汽车。君展忙走上前去，问那车夫，那位军官是哪一个。汽车夫很不高兴地告诉了他。他才知道那位青年是刘军长的姨太太的兄弟，也是二百零九军的政治部主任。

不看见她们还好过。见了她们后，君展便感着一种嫉妒和痛恨。他想杜绮兰何以又会跟他们做一块呢。于是他又想到他前星期在市内一家酒馆门首碰见她，约她进去吃点东西，她还很客气地陪着自己吃了一顿饭呢。她还对自己说近来没有碰见过弈芳，也没有提到军政治部的事。但看今天的情形，她

那天完全是向自己撒谎。以为她是和弈芳不睦的，自己太老实了，向她说了许多弈芳的歹话。她一定去告诉弈芳了。她们便一同在笑我，批评我吧。

君展愈想愈难过，双颊也为这种回忆红热起来。他无意识地伸出双掌来向自己的紫黑色的左颊上打了一掌，口里呶呶地像在说什么话，但听不清楚。汽车夫看见他那样傻头傻脑，也笑起来了。给车夫一笑，他不好意思了，拔脚就跑，指着原来的路走去。

君展回到学校寄宿舍来，十分恼丧。有两三个星期不出校门了。在这个期间中，除了和同房的老朱有时发生小小的冲突外，很平稳地过去了。

他虽然不出去，但心里还是很想知道弈芳的消息。自己也莫明其妙，何以从那天在爽秋园门首看见她后，会比以前更思念她呢。大概是嫉妒吧。不看见她，不听见她的消息时，心里倒没有什么不好过；看见了她，听见她又和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主任何清发生了关系，心里便十分不好过。他想，宁可打死了她，不愿意看她再嫁别人。这大概是嫉妒呢。但据物质学者说，有嫉妒即有恋爱。莫非自己还在眷恋着她么？

——不，不。决没有这回事！自己只有恨她，决不爱她了的。假定她能回到自己身边来，要求继续和自己同栖，自己还能够容许她么？……不。决不能够了。曾经她的兄弟、T股长及何主任等人亲过了她的嘴唇，自己再不能接受了。但是何以日前的T

股长，今日的何主任，又这样喜欢她呢？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她的过去的堕落生活么？不，当然知道的。知道她的堕落生活，而还可以和她这样的接近，就此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们对她的心理是不同的。自己对她的要求，是要她做平凡的妻。他们对她的要求，是要她做泄欲的工具，——说好听一点，要求她做活泼的情人。但是现代的女同志们是厌倦做人的平凡的妻，而愿意做有权有势者的情人。潮流如此，自己不识潮流，思想落伍，何能怪弈芳呢？

“老白，你近来的行为和从前大相反了。你长日躲在房里怕人看见吗？”

“笑话，怕谁？”

“你近来不出去，也不上课，到底为什么哟？”老朱再问他。

“我有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君展有点不耐烦了。

“谈革命是很好的。中国的现状，实在要求细民的革命，要求劳苦民众起来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但欲打倒帝国主义，只有靠劳苦民众的力量。现在的军长师长们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了。没有训练的兵队也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了。政客们和写传单的学生们，更不消说了。革命之所以会停顿，完全是因为唱革命的人的出发点多是在个人主义。老白你就是一个好例。你在××政治部的时候，你不

是 Don　Don 地宣传过革命么?读你的文章,真是理论十足。但是你没有把你的心净化，你高唱革命理论的动机，只是想自称领袖，想把持一切，想多拿钱。现代青年都知道你的底细，所以决没有人理你。结果你只有失败，你只有烦闷，老白，你想我的话对不对？你该克服下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接受我的忠告才好。”

君展听见老朱说了一大篇教训，正想回答，忽然听见房门呀的一声，有一位姓秦的同学走进来，咬着老朱的耳根，说话。君展极力竖起耳尖，但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只看见姓秦的说一句，笑一声，又偷眼望君展一回。

“你们鬼头鬼脑的说些什么?”君展恼起来了，高声地骂他们，但秦和朱只笑了一声，于是秦就出去了。

君展更加不得要领起来，他只见老朱低下头去，像在写什么东西。

君展再不能忍耐下去了，他站起来，走到老朱桌边。

“老朱，什么事?”

“没有什么。”老朱说了后，又笑了。

这是更逗着君展往下问了。

“你何必这样鬼鬼祟祟呢?”

“等下你自己定会知道的。”老朱还是低伏着头，但又笑了一声。

"老朱你刚才对我的忠告，我都接受了。你怎么还对我鬼鬼祟祟的。还成一个忠实同志么？"

老朱给他迫得没有法了。

"告诉你吧。今天学校里开游艺会，请名人来演讲，请名家来演艺，有何清主任的讲演，有你……"老朱说到这里，又笑了一声。

君展的双颊顿时红热起来，但只一会，便冷笑一声。

"这与我有甚关系呢？"

"尊夫人也要跳舞，怎么和你没有关系呢？"

君展忙退回自己桌位前来。

"我和她脱离关系了的，怎么还要挂到我头上来呢？"

老朱没有回答，不一会就走出去了。

君展这时候心头上像有一个铅块在压着，一个人枯坐在空洞的房间里，感着十二分的孤寂。他想今晚上的游艺不单不能去看，自己还该出去躲一躲呢。他真把弈芳恨死了。

晚饭后，校门首的电灯牌楼照耀得十分明亮。宿舍里的学生都到礼堂里去了。从礼堂时时透出喧哗声和弦乐声来。

他一听见悠扬的弦乐声，弈芳的半裸体的姿态就映进他的网膜上来。她的带媚笑的跳舞姿势，也在他的眼前摇晃。他恨得伸出双手来掩着耳朵。但尖锐的乐音还会刺进他的耳膜上来。

君展再不能留在房里了，他忙把帽子拿在手里。

“老朱！老朱！”又一个同学把房门打开，高声地在叫。

“老朱出去了，不在这里。”君展回答他。

“老白！快去看！跳舞！跳舞！”

君展看那个同学的襟角上有片红布，写着“纠仪员”三字。望着那个同学走了，自己也跟着出来。

他刚走出回廊，在转角上，就看见弈芳和何清并着肩走了来。他想退回房里来，但来不及了。他像失了神，不知道脸上发红还是发青，他想在这瞬间，自己该表示一种什么态度呢？但弈芳和何清已经走近他的身旁了。她很自然地向他微笑，也微微地点了点首，只手攀在何清的肩膀上，走过去了。

“你听错了我的话啊。”

君展还看见她凑近何清的脸，笑着对他说了这句话。

弈芳似乎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短短的头发，很匀称地从两边垂下来，下半段钳成波纹了。脸色虽然苍白了些，但给浓厚的脂粉遮上，更显出另一种风致。穿着浅绿色的薄纱西装，胸部以上完全裸了出来。肉色的长筒丝袜也在发出一种眩目的光泽。

他又闻着她带进来的浓郁的香气了，这是耐人追忆的香气，这是自己从前尽情领略过来的香气。他又想她那样丰腴洁白的肉体，是曾经自己抚摩厌了的，但现在看她的肉身在别人的拥抱中，又不禁垂

涎起来，于是越发恨弈芳了。

他惘然地走出校门首来，一辆汽车——他认得是二百零九军军部的汽车，——停在校门首的庭园中。那个车夫走到传达室里去谈笑了。

君展在外面荡过了几个钟头，等到十一点半钟才回寄宿舍来。游艺会也散了场。他站在庭园的一隅，望着弈芳给何主任拥抱着坐在汽车里，呜地一声驶去了。

回到房里来，朱君和几个同学在谈论游艺会的事，看见君展回来，大家都静默了一忽，但不一刻，又回复了嘈杂的说话了。

因为弈芳到学校来，君展觉得这一班同学都是自己的敌人了，他们都像在帮着弈芳非难自己。

“人类是趋炎附势的。不趋炎附势，就不是人了。天下哪里什么是非呢？”君展觉得这班同学就是模范的人类了。

“今天弈芳跳舞真跳得好！”

“料不到她离校以后，艺术这样进步了。”

“同学愈拍掌，她愈跳得起劲。”

“何清主任的讲演真拆烂污。”

“什么都不懂，给他糟踏了点多钟，真冤枉。”

“学生会真无聊，许多名人不请，请这个龟仔做什么？”

“他运动弈芳，要到大学里来讲演。不答应他，弈芳就不来跳舞了。”

“你看明天他们的机关报，定大登特登出来了，何主任在X大学讲演，这个标题。”

“她现在又丢开了T，爱上了何主任么？”一个同学说着偷望了君展一眼。

“她和何主任现在打得火热般的，据杂差说，他俩在休息室里接了几次吻呢。”

“将来何主任还不是会上她的当的。”

君展听不下去了，只好一声不响地再走出来。他想他们是在故意嘲笑自己，自己平日并没有得罪他们，何以他们尽是向自己取敌视的态度呢？

九

君展过后才打听出弈芳和自己离婚后的生活经过来。

何清和××部的T艺术股长是P市师范大学附中时代的同学。何清在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跟了他的哥哥到法国去在里昂逛了两年多，回来就赶紧印名片，打出经济学硕士的头衔来。他无论对哪一个，都要摆硕士的架子，把头向右略歪一歪，下颚微微地颔一颔，一对小眼睛也合拢得没有缝了。

T前两星期辞掉了××部的艺术股长来西圃公共演艺场当艺术部长了，薪水虽然多一点，但不能穿军装，挂斜皮带了。弈芳由T的关系，也在演艺

场当了一个演员，——其实是一名优伶，——领月薪四十元。

有一天是星期六，T 和弈芳要扮演 Carmen 。T 的任务当然是约瑟了。T 因为何清是二百零九军军长的舅子，更加巴结联络，约何清礼拜六晚上定要来看他们的艺术。

只一次的会餐，T 便失败了。他原想把弈芳夸示给何清看的，他并没有预料到弈芳和何清竟一见如故。弈芳别了君展，便和 T 租了一间俄国人开的 Boarding room 同住。T 天天要到西圃去，但弈芳只一星期有三晚上要去出演，并且是在夜间一二个钟头。

星期一晚上，何清请 T 和弈芳在粤商酒楼吃广东菜，这算是对 T 的回礼，T 在这晚上才对他俩起了疑心。那天下午一点多钟，T 和弈芳在附近一家小馆子吃了午餐后，T 要弈芳一同到西圃去。

"我的跳舞在夜里。在那边呆坐着等大半天有什么意思呢？并且今晚上我们不都要请假么？"

"什么事？"

"哎唷！你又忘记了。"

"啊，是的，是的。何主任请客。我们要一同去。你六点钟来西圃，我在西圃等你一同去吧。"

"不，我不到西圃去了。何苦多走许多路。我由家里直接到那家酒楼去，你也由西圃直接去好了。"

"那你在家里不闷么，一个人？"

“闷又怎么样呢？闷了就睡觉，没有一夜里睡过好觉。”她说了后向 T 嫣然一笑。

T 叫了一辆黄包车，走向西圃去后，弈芳才缓步回到自己家里来。

——T 的确比何主任漂亮，不愧为美男子。但是，他太没有钱了。他初认识我时，向我吹，他家里如何有钱。但共住后，他还不是靠那八十元的薪水生活？我的四十元有时还是扯作家用呢？像这样的过下去，还是不能出头。空羡慕脸孔，空挂艺术的招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于社会固然无益，于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利益。不恨生作女子身，一生苦乐随他人。找对象最少要能备汽车给自己坐的才好。不然，今后的生活唯有苦劳。

她每看见军长师长们的太太姨太太坐着汽车兜风，便神往于后面跟着有盒子炮的武装同志的气概。她近来改变她的人生观，成功了她的新哲学，就是文装同志和做武装同志都像狗一般。前者之例，如办党务的同学，后者之例，如昔日之君展和 T。

这不是她的主观有变迁或错误，她是从社会经验来的，从客观的条件上研究来的。她也曾审查这种见解有没有错误，但社会上给她以种种的实例，证明她所研究的是真理。于是她就确定了她的信仰。

她回想到从前的错误了。她最初误认君展是可以满足她的欲望的，所以才和他结婚，但是结果失望了，不能不和君展离开。后来认识 T，T 在外表的

交际上有时虽可以给她一种快感的兴奋，但在物质条件上还是不行，结果也不能使她有所系恋，认识不满三个月，但也有些厌倦了。她认清了以前的错误，不能不详细慎择将来的道途。人的意志是脱离不了物质的条件的支配的。

何同志虽是假武装同志，但是有真武装同志为后盾，于是她又倾到何主任那边去了。

最后她得到一个结论，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是金钱，所谓恋爱，全是虚伪的。

她再想到星期六那晚上，何主任向她说的有意思的话来了。

T 下楼解手去了。何主任很大胆地只手加到她的肩上来。她看见何主任喘着气的惊惧的样子，实在有点可笑。

"你笑什么?"

"不笑，还哭么?"她的回答。

何主任更把她搂紧一点。

"这样可以?"何主任也在笑了。

"不要紧，但是你的名誉要紧。"她又笑了。

"他常在家么?"

"下半天不在家。"

"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玩么?"

"请。"

"听见 T 的脚步音，何清便松了手，但还说了一句。

“我明天准来。”

“礼拜不行。”

“那么后天?”

“请。”

T 走进来了，但他们的声音很低小，T 没有听见，也没注意。

有一天，有一群丘八到西圃来捣乱，经场长调查，是二百零九军的兵士。T 受了场长的委托，去请何主任出来调停这件事。

他走到了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把名片传进去后，在会客室里坐着等，流了不少的汗，等了一会，才见总务科长出来。

“何主任出去了么?”

“是的，午饭后就出去了。有事对兄弟说，是一样的可以转达。”

T 把事件简单说了后，并托他请何清去向刘军长说。总务科长满口答应了。

T 由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出来后，又忙赶回西圃来。他才踏进事务所门首，他的杂差——从前的勤务兵——王阿二便问他，

“T 先生，你去找何主任是不是?”

“是的。……”

“没有碰着吧。”

“你怎么晓得?”

“……”王阿二像想说什么话，又不敢说的样子。

“你看见何先生么？什么地方看见的？”

“何主任在先生家里，他说来看你的，你又不在家，太太在招待他。”

“……”T 听见王阿二的话后，呆了一会。他想何清明知道自己下半天都在西圃，何以特别到自己的家中来。自己的住家窄得很，寝室和会客室共一间房子呢。

他不能不对弈芳怀疑了。

星期一晚上，T 由西圃赴粤商酒楼时，看见何清和弈芳手携手很亲热地站在骑楼前，没有注意到 T 已经上楼来了。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么？”

“但是，你是我的更好的朋友啊！”

T 呆想了一会，问王阿二：

“他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的？坐了多久？”

王阿二向着 T 怔了一会，似想说什么话，又说不出口。

“你到我家里去的时候，他已经来了么？”

“是的。”王阿二的回答。

T 叹了一口气。他想，王阿二定看见了弈芳和何清有了什么不妥当的举动，所以不便说出来，怕说出来会使自己伤心。

十

T 净坐着呆想，一句话不说。王阿二站了一会，退出去了。T 呆想了一会，把案上的一面小镜拿到手里照了一照，自己的脸虽然消瘦了些，但觉得自己的美貌并没有变，何以弈芳就变了心呢。

于是他想象到弈芳在家里招待何清的情形来了。

“T 不在家么？”

“啊呀！何先生真的来了么？”

——不，她不是这样说。她定说：

“你怎么来得这样迟，害得我等了半天，我当你不会来了。”

因为这句话是她在公园里对自己说过的。说过了后，就撒娇，装出发脾气的样子，不再说话，要自己走过去说好话才笑起来，向自己背上打了一掌。现在她又以同样的话，同样的态度对何先生了吧。

于是何先生把她拥抱着，要求接吻吧。弈芳假挣扎一回，就允许了他吧。或者竟在我的房里……

T 又像看见何清把一束钞票给弈芳。于是又想到前星期弈芳向自己要求要卖金戒指及剪旗袍料的事来了。自己骗了她几次了，说家里的钱快要到了，但终没有满足了她的欲望。

自己的薪水八十元，加上她的共一百二十元，两个人够过平稳的生活了的，何以还会这样拮据呢。还是她不好，她每天不坐汽车也要坐马车，总是坐汽车的时候多，决不肯坐黄包车的。并且每天要上馆子要吃许多价钱昂贵的水果。像这样的生活，怪不得君展支持不来。现在自己又将为君展之续了。

T 这样想，那样想地想了一会，看见王阿二又走了进来。

“T 先生，有电话。”

T 骇了一跳。他想，恐怕是二百零九军军部来的电话吧。

“哪里打来的？”

“太太打来的，在粤商酒楼打来的。”

“嘿？”T 想，弈芳真胆大极了。但好奇心和嫉妒心迫着他出去接电话。他走到电话房里来，把受话机拿到手里时，果然是弈芳的声音。

“你是 T？啊，我在家里闷得不得了，想到母亲家里去，在路上碰着了何先生，他要我同到公园里去玩。我拼命辞都辞不退，真讨厌。结局还是和他到公园里去逛了一会。……”

T 顿时想像到弈芳和何清并坐在汽车里互相偎抱的情形来了。他们最少接了几次吻吧。

“……由公园出来，我就要叫车回去。但他说，今晚上他准备请我们吃饭的，要我一路到这里来。并且要我打电话给你。我们才到来哟，二楼西厅，望

你快点来！……”

T 听见我们两个字，更加气恼，更觉可笑。听她的口气，和何先生一块是十二分快乐般的。

那边像看见 T 许久不回话，

“……怎么样？你没有什么事了吧。就有点不要紧的事，也请你向场长说一声，留下明天再办吧。望你快点来，我一个人在这里不方便，不知怎样好。……”

“何先生呢？”T 像有意识的，又像无意识地说了这一句。

“叫茶房去了。”

“不是站在你肩头后么？”

“啊唷！你这个人真多疑心。”听弈芳的口气，像十分不好意思。但过了一会，“所以请你快点来看，你就可以放心了。”又听见她的笑声。她像翻转头去和何清商量好后，才说这句话的。T 真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边像看见许久不见 T 回话，又送来了几句，

“你不来么？那么我也回去了。辞退他好么？……不过，怕他不喜欢。”

“你请何先生来，我要和他说几句话。”

“什么事？”听她的口气，像有些担心 T 会给何清下不去。

“有点公事，关于兵队的事。”

过了一会，T 听见电话机里的何主任的声音了。

“老 T 吗？对不起，我们先来了。你可以来谈谈么？”

“谢谢你。我不能来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了，我叫弈芳代表我。谢你了。”T 把二百零九军的兵士捣乱演艺场的话向何清简单地报告了后，并托他要向刘军长说到，约束兵士，不许再来滋事。何清听见 T 不来，心里十分欢喜，当然满口答应了 T 的要求。

T 再想像到弈芳和何清在那边的情形了。

“他不来了！”何清笑着很得意地对弈芳说。

“他吃醋么？说了些什么话？”弈芳红着脸很担心般地问他。

“不，他没有半点疑心。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兵士在西圃闹了事，不得了结，T 不得空，不能来了。”

“真的？”弈芳有点不相信。

“丘八先生成全了我们了。”

“啐！”

于是何清搂着弈芳，两个人拼命地亲吻。听见了茶房的脚步声才松了手。

T 又想象，他们还继续着会话吧。

“希望他今天晚上也不能回来就好了。”何主任笑着说。

“你休想！”

“你不能向 T 说，要回你母亲家里去歇几夜么？”

"隔得这样近，他马上会打听出来。"

"那么你答应我的呢？"

"答应了你什么事？"她媚笑着说。

"你看，又赖了。才答应人家的，又赖了。"

T愈这样地想象，愈兴奋，他想，最少要把弈芳打死。像这样的淫妇，真是世界上少有，没有半点廉耻，只是要钱。T一面想，一面从抽斗里拿出一根小手枪来，塞进裤袋里。

——如果他们的暧昧的行动给我发现了时，我就把他们先打死了再说话！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河堤大马路中段的粤商酒楼来。在酒楼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满店面都陈设着食品，他也无心细看。他赶忙走到升降机前，看见黑板上的红漆字"二楼西厅"的下面空着没有加白粉字，T想莫非他们走了么，到旅馆去开房子了么？弈芳和君展共同生活时，自己和弈芳曾这样地干过来。T到此刻才知道君展的痛苦，他的心忽然冷下来了。他按了电铃，升降楼由上面驶下来。

"哪一楼？"司机的问T。

"二楼。"

话才说完，升降机在二楼口停住了。司机的把铁栅门打开，T走出来，站在长廊里，向前后左右的给彩色玻璃分栅着的几间房厅张望。他看见西厅是在长廊的那一端尽头处。

他揭开门帷，看见何清手中捉着刀叉在吃一碟

西菜。他低着头没有注意到T来了。弈芳喝得满脸通红了，手里拿着一盅像汽水的东西在慢慢地喝。她看见T，忙笑着站起来。

“你来了么？你又说不来。”

何清也放下刀叉站起来。

“怎么又能够来了？请坐。”

“T微笑着点了点头，只望着何清，并不向弈芳问半句话。弈芳很局促的，坐下去固然不妥，但尽站着也不好。

“事情了结了么？”何清忙问T。

“没有。不过一切都由场长去办了。”

夕阳由西窗口射进来，T更感着郁热。他看见何清和自己一样满脸流着汗。再看弈芳的额角上也垂着几点汗。当他望弈芳时，弈芳红着脸向他微笑，他也只好回报她一个微笑。

“请坐。”何催T坐下来。T便向着何清坐下来。茶房送了热手巾进来擦脸，他一面揩一面望桌子上面的东西。在何清面前有一碟炸鸡扒，一瓶汽水，一瓶啤酒和两个玻璃盅。在弈芳面前也有两个玻璃盅，一瓶汽水，一盅冰淇淋。

“你没有吃什么？”T看弈芳太难为情了忙敷衍她问了一句。

“我吃了一碟Salad。怪热的，什么都不能吃。”弈芳又红着脸一笑。

“是她说要吃西菜的。的确太热了，吃中菜不知

要流多少汗呢。”

茶房收了手巾后问T，

“你先生要吃什么？”

“来一个冰淇淋吧。”T笑着回答茶房。他想自己和弈芳间这样疏远的态度，茶房当然猜不出我们是如何的关系。

“你老爷还要什么呢？”茶房望着何清问。

“等一会再说。”

“太太呢？太太还要什么不要？”茶房再反问弈芳。

“……”弈芳很不好意思，但原来双颊就通红的，现在也看不出什么异状来。

T想，茶房称弈芳为太太，当然是由他向何清称老爷的延长。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俩初来时的情景了。他们初来时，态度是很亲昵的。茶房们只当他俩是对夫妻。最少茶房叫他老爷，叫她太太时，他们不单不否认还相视着微笑，感着一种快感吧。于是何清对弈芳更摆出做丈夫的样子，给茶房们看吧。

但是弈芳像没有料到T真的走了来，此刻又给茶房这样的一叫，她忙低下头去，一句话都不能说了。

T的革命性像仍然很强烈，他不像君展迷恋弈芳后便消磨了他的革命性，他像下了一种决心，便替弈芳回答茶房：

“你替太太也来一盅冰淇淋吧。”T说了后笑了。

“是的。”茶房走出去了。

“你总是这样的爱糟蹋人？”弈芳实在太难为情了，看见茶房走后，忙撒起娇来。她想把自己的羞愧掩饰下去。

神经锐敏的何主任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只苦笑一阵。

T想，总之茶房们最少当他俩是新结合的情侣吧。但他们对自己又作如何的想象呢。他们定当自己是何清的情敌吧。自己从前和弈芳君展三人演过三角恋爱来。不，加上仲瑚，共四个人，演的是四角恋爱。现在是何清代替了我，而我代替了君展重演三角恋爱了。

不妨碍革命，三角恋爱四角恋爱是没有一点可以非议的，因为这是在社会上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在摆革命文学家的脸孔，骂三角恋爱四角恋爱的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暴露了他们的虚伪，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他们实在是猪偷狗窃，连三角恋爱四角恋爱都没有资格呢。总之，他们是以为只有他们能够做革命小说，别的人就不许写革命小说的。他们还自吹自擂，这枝菊花在羡慕自己的革命文学家的大名，那朵兰花又在佩服自己是个名扬四海的的革命文学大家。走到这块地方谈谈革命的事情，走到那个地方又谈谈革命的现象，就成功了他们的革命文学！

T再想，何清比从前的自己更为无耻。弈芳已变

心了，就成全了他们吧。自己也可以减轻负担，恢复日前的自由，去参加革命。今后当痛改前非，要牺牲这一身，去为大多数的穷苦民众奋斗。

他们由粤商酒楼走出来时，已是满街灯火了。

十一

他们走出酒楼门首来了。何主任要用汽车送他们回家。T 正要开口，忽然听见站在自己肩后的弈芳在对何清说，

“不。我们可以慢慢地回去。改天再见。你有公事，很忙，请先走吧。”

这真是 T 没有意想到的。大概她是看见自己的气色不好，后悔起来了吧。但他又想，她恐怕在自己身后向何清使眼色呢。

“那对不住了。”何清也像很不好意思的，想快点离开他们。他才踏入汽车，就叫开车，汽车后面卷起一阵白烟，向大马路那一头消失了。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T 冷冷地反问她。

“问你还到西圃去么？”弈芳向他笑。

“你约了他今晚上到家里来么？”他还是冷冷的。

“你说些什么？”

“你今天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

她想了一会：

“我才由家里出来就碰见他。”

“啊！这样凑巧。”

“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呢！”

“他没有到家里来坐么？”

“进来坐了一会。”她像想着了什么事，“王阿二告诉了你，是不是？”

“何必要王阿二告诉。我一看就猜着了。”

“……”弈芳低着头，没有话说。

在他们面前有一辆空着的街车驶过去，T向车夫招了一招手，那辆汽车便停住了。

“喂！坐汽车！你喜欢的。”

“这样近，不要十分钟就行得到的，叫什么汽车？”

“何必这样为我省俭。兜风去呢！”T笑着说。

弈芳跟着T进了汽车。

“先生，到什么地方去？”

“大公园。”

呜的一声，汽车开了，由两侧一阵阵地吹进凉风来。

“真凉爽。”弈芳拿出一条手巾在揩鼻尖上的汗。

“赶不上何先生的汽车好吧。”

“你总是爱说讨厌话！”弈芳半笑半恼地把头靠向T的肩膀上来。

T想不客气地推开她。但略翻过头来，看见她那

无邪的样子，和在拼命地向自己讨好作媚笑，心又软下来了。

——横竖快要和她分开手了的，小小的感情的发泄，没有什么意思，让她吧。

“你想和何先生同住么？”

“胡说！”她正经地坐起来，不再靠着他的肩膀了。

“我是一点不介意的。我是出来革命的人，全没有家庭的观念。彼此愿意就共同生活，不愿意时马上可以分开手。你有什么意见，无妨直说。我是不强人所难的。”

“你不爱我了吗？你还对得起人！”她真的流了眼泪出来，拿条小方手巾在揩眼泪。

“不知谁对不起人！”T 看她哭反转冷笑起来。

“我不到公园去了！”她撒娇着说。

“对不起，请你驶回头，驶到集禧街去。”T 对车夫说。

“晓得了。”汽车夫答应了。

T 想，弈芳流着眼泪到公园去，给人看见了笑话。并且公园也不是谈话的地方。

他俩终回到 Boarding room 来了。

T 一进房，把门窗尽打得洞开。开了电灯，再开电扇。看房子的仆欧提着开水壶上来，替他们泡茶。

“不要茶。你替我打盆冷水来抹身。”T 一面吩咐仆欧，一面解除他的中山服。弈芳忙走前来接过去，

把它挂在衣架上。这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从前只有她解下来的衣服，他替她挂好。

T一句话不说，只呆在电扇前吹风。

“打着赤膊吹电扇风，不好吧，会生病呢。”弈芳望着裸着上半身的T说。T的肌色真赶得上弈芳的一样白嫩。

“死我都不怕，还怕病么？”T说了后微冷笑。他像想着了什么，忙伸手到裤袋里去，掏出一枝小手枪来。

“……”她注视他的举动，有点害怕起来。

仆欧端着一盆冷水上来了。

“你再去替我买几瓶冰藏汽水来。”

“好的。”欧仆站在一边。等T把钱。

“你要不要？”T问她。

“也好。”她低着头说。她深知道T的脾气，他不像君展那样柔弱可欺。她真有点怕他发起脾气来，向自己开枪。

“要哪一种汽水？”

“沙士两瓶，柠檬两瓶。”

——自己今天真对不住他了。可恨的是何主任，星期一来要求不遂，今天又走来强迫人。大概开着房门的时候。王阿二就走了来吧。王阿二不知告诉了他什么话。他今天借了手枪回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带手枪在身上做什么？”她壮起胆子来问他。

“要来打疯狗的!”T微笑着。两个鼻孔口微微地掀动起来。弈芳看见T的样子真有点可怕。他原是个美男子。但今晚上的他完全像个恶魔了。

“疯狗在哪里?”

“疯狗走了，我饶了他了。”

他俩沉默了好一会，仆欧送了汽水来，两人分着喝完了。他们都觉得很凉爽了。

弈芳看见T在收拾行李。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么?”

“回家里去。”

“你不理我了么?”弈芳终放声哭起来了。

“这算什么样子呢,弈芳?”T忽然有点感动起来了。

“我对不住你了!但这是我一时的错误。我可以向你发誓，我是真心爱你的。我只望你宽容我这一次，我定改过，我们还是一同生活下去吧，免得他们笑我们，最少我的兄弟，我的母亲……”弈芳哭着说，说到这里，伤心起来，说不下去了。

T这时候，也有点伤心，不免走到她旁边坐下来。但他并不是给她的一哭便软化了，他是想将自己的意思向她说明白后，痛快地分开手。

她就伏到他的怀里来，在啜泣。

“弈芳，你喜欢何清，我知道了。……”

“不要说了!请你莫说了，我求你!总之，我错了。……”她的哭音又转高了。

“不是这样说法，请你再镇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

“不，你的话，我不爱听。请你不要说好了。”她还是哭着。

“那么我只好马上走了。”

“你走到哪里去?”她虽然哭着，但好奇心仍迫着她问他。

“我想现在是个机会，我趁着这个机会回我乡里去做农民运动的工作。这是我的唯一的任务！我早想走了的，因为认识了你，给你羁绊住了。因此许多同志都在骂我堕落，排斥我了。现在我得了忏悔的机会了，而你又得到了可以托身的人。……”

“不，不。我不听你的话了。”

“从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恋爱。尤不必去否定三角恋爱，四角恋爱。你要知道，许多的真正革命人才是从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关系造成功的。但是因恋爱而妨碍了革命工作，就不可了。如果天天拥着情人，忘却了革命的责任，纵令你会说你的恋爱不是三角四角的，而是直线的，那你仍然是假革命！弈芳，我险些因恋爱而忘掉了我的革命的责任。现在感谢你们，你们终唤醒了我的迷梦。我并不是对于你们抱了什么不满。你们的恋爱成功是自然的，而我由恋爱之梦醒来再投身革命，也是极自然的。我要对你们谢罪。当我知道你们的暧昧行动时，因一时的冲动，真想杀死你们。你岂不会笑我的感情多

脆弱，气量多浅薄！但到酒楼上来，看见你们俩吃得这样欢快，而且态度十分自然。我想，我以什么权力来杀你们呢！我如有资格杀你们，那君展早就该拿手枪来杀我们了。并且杀了你们，我仍然不免一死。因这样无聊的冲动，牺牲了我的有用之身，是很不合算的。因为前途还有许多事业在等着我做呢。弈芳，请你听我的话，你尽管拣你所喜欢的路去走，而我亦指向我的目的地去，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我们各人该喜欢才是。假如在这几年内，我们都没有死，而革命又成功了时，我们还是好朋友，或竟进一步而为同志，这岂不是很快慰的事么？我们就等那样的一天到来吧。”

今夜里算是他们的最后一晚。弈芳整夜流着泪，和 T 亲近。T 也因为快要走了，没有拒绝她。弈芳睡在 T 的怀里，虽然流着泪，但仍然感着一种矛盾。自己快要和 T 分手了，实在有点悲伤。但同时想到明天 T 走了后，何主任就会来接她，跟着他来的有高敞的洋楼，发亮的汽车，钢琴，钢丝床，金指环，还有一大束钞票。她的鼻尖虽然抵着 T 的胸口，但映在她眼睛里的是第二百零九军军部的发亮的朱色汽车。

十二

可咒诅的讨人厌的星期一又快要到来了。何清想，又要搜索枯肠去做一番党务和政治的报告了。

他昨夜里想，——宁可说是今早晨妥当些，——三点多钟才乘朱色汽车回到他的公馆里来。他的公馆门首两侧，站着两名卫兵。他由汽车里出来，在他们的敬礼声中略一举手就进去了。

回到二楼寝室来，看见弈芳睡得很熟，他不忍去吵醒她。自己便投身到弹弓沙发，——套着雪白的椅套的沙发上，半躺半坐地，就想睡下去。他自己也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眼前起了几层晕眩，房里的陈设用具都不住地在他眼前振动。

身上的军装还没有解除。他雇用的妈子李妈进来了。她忙走前去蹲下来，替他解除满染着黄尘的黑皮绑腿。解了皮绑腿，再解除靴带子。过后，再从床下取出一双黑漆皮拖鞋来，想给他垫脚。但何主任的脚早缩上沙发椅上去了，像睡着了。

李妈再出去。过一会提着开水壶进来了。她向主任专用的绿瓷茶碗里冲了大半碗开水，端到主任面前来。她闻着一阵酒臭。

“主任，喝点茶吧。”

何清略抬起头来，颔了一颔。因为喝酒太多了，

喉头干燥得难过，他把大半盅茶喝干了。他觉得十分适意。

“你回来了么？几点钟了？”弈芳给他们吵醒了，打着呵欠坐起来。她只睁开一只眼睛望着何清，但马上伸出一根指头去揉那只没有睁开的眼睛。何清看见她的样子，觉得丑极了。忙翻转头不看她。

“是的有两三点钟了吧。”

“这样晏才回来吗。明天九点钟要做政治报告哟。你总是瞎闹，不听人的话。”

“不要多嘴，快睡吧。”他再向李妈说，

“明天要起早床，八点半。你快去睡吧。”

“是的。”李妈退出去了。

“时势怎么样了？弈芳担心着时局，问他，希望他告诉她下游军事的情况。

“姊丈今天亲身赴前线去了。不要紧的。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哟，八点半钟。”

“军长走后谁代理呢？”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啊。”

“是不是敖副军长？、

“不是的。是巫参谋长。”

“你的政治报告准备好了？”

“还没有。明天上去胡扯一顿吧。幸得姊丈走了。”

“怎么可以胡扯呢？”

“是的，你看报时注意到国际消息么？听说南美

洲有一个小共和国，叫做圭拉巴的，……”

“有什么圭拉巴共和国！我学了几年地理，就没有听见过这个国名，巴拉圭，是不是?”

“不错，是巴拉圭。就你记得。又还有尼拉加圭，是不是?”

“还有乌拉圭。”

“这些国名真不容易记。”

“你不是外国回来的硕士么?”

“什么硕士!纵令有博士的学问，回到中国来后，还是会忘记的。”

“你问这些国名做什么?”

“我想从明天起，我的政治报告要加一项国际情势。”

“南美洲各国有什么特别的国际问题发生了么?”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哟，八点半钟。”

“熄电灯了。可以?”

“好的。”

电灯熄了后，弈芳听见何清还在沙发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大概是过了熟睡的时刻，烦躁不能睡了。

过了一会他忽然又叫起来。

“开电灯!”

“什么事？也不怕吓死人!”

“我还没有除马裤呢。……”

电灯给弈芳开着了。他在除马裤。他摸着了裤袋里的一束钞票了。

“你捡起来，这是向秦军需处长借来的薪水，……少将薪，三百六十元！”

“何以这回这样迟才发薪水呢？”

“要主任和科长的薪水才有发呢！政治工作人员的薪水，恐怕一时没得发给，只有伙食。前方要饷要得厉害。我看姊丈也是个爱钱鬼，不怕贪脏枉法，……”

“什么事？你不要瞎说！”

“怕什么！……军事委员会那边的饷一个不欠，——不单军部的一个不欠，就是政治部的也一个不欠发下来了。但是姊丈借题发挥，说什么军队开拔在即，需饷孔亟，开拔费哟，运输费哟，草鞋费哟，把政治部的饷项也一起没收了。他对我说，你不怕没有钱用，要钱向秦处长支好了。他们的饷等下个月发吧。本来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坐着吃饭罢了。现在的军队要不了什么政治工作了。”

“你怎么知道饷项全领下来了呢？”

“秦处长亲口对我说的。……我看见秦处长的黑皮夹了。里面装的都是十元的钞票，还有几包五十元和百元的。单那个皮夹里面就不止五万元。听说军部方面也押了一个月的饷，没有发放，拿去做川土生意了。他们包做土生意已经挣了几十万了。姊丈不点头，谁敢这样做呢。你不是说，听见外面有

人说姊丈要开银行了么？这是的确的。……”

弈芳听见何清说了一大篇话后，觉得何清虽然是有真牌武装同志为后盾的假武装同志，但假的到底是假的，还是做真牌武装同志的狗。自己又看错了人，走错了路了。

到了第二天八点半钟，弈芳把何清叫了起来。他忙洗漱吃早点，但只喝了一口牛奶咖啡茶，吃了一片面包，就吃不下了。汽车早在公馆门首候着他。纪念周在军部的露天大操场举行，政治部离军部有三四里路远，要过几条狭巷，几条大街，街路上的行人很挤，汽车不容易走动，他的汽车只好徐行。

政治部距他的公馆不远，他打发一个勤务兵到政治部去说，主任今天不来训话了，叫他们排队直接到军部去做纪念周。

汽车在太乙马路走过去时，他从玻璃窗看见自己的部属整着队在马路上像小学生般左右左右地踏着脚走，他又看见宣传科的文科长，也跟在队后慢慢地走。他向文科长微笑点了点头，文科长忙向他行了一个举手礼，他也回了一个礼。

何清看见一群青年很诚恳地整着队在踏脚，忽然发生一种悲感，同时也很自愧。

——他们是真心热诚来听军长师长的训话，政治部主任的报告么？不，决不是来听训话和政治报告的。他们这样地踏脚，这样严肃地行军礼，完全是想拿点薪水回去养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饷已

经给军长扣下了呢。他们天天在望发饷吧。尤其是那个老文牍股员可怜，这样老了，还这样热心像小学生练体操般踏脚。他恐怕五十岁了吧。每次看见他头上的白发根时，就要发生一种悲哀的同情。记得有一次，自己领着他们出去游行呼口号，看见麻脸的社会股长在前头出风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叫不出口，但听见那个老文牍股员的声音特别叫得响亮。每次碰见自己的汽车走过去时，他老人家便像丘八般双脚摆成八字形，站在路侧，恭恭敬敬地向汽车行举手礼，看见自己的汽车走过了后，才敢行路。总务科长还说他字写得不十分好，想开除他，太冤枉了吧。所以自己极力把他留住。但他受发疯般的总务科长的气受得不少了吧。问他是由谁荐来的，他说是受了考验来的。他又说他家里有老母，有老婆，有六个小孩子，只有大的小孩子今年十九岁在布匹店里当学徒不要他养活外，其余一家七口都是靠他的中尉初级薪五十元养活。钞票的时价打七折，七五三十五，作算有饷发，也只能领三十五元。但他还不知道他的全家生活费已经给军长扣去了。

何清坐在汽车里不住地叹息。他在羡妒军长、师长、参谋长真容易弄钱。但他想，自己的部下股员司书们又在羡妒自己吧。于是他又想着一件不适意的事了。前天听见一个朋友对他说，他的部下十中八九对他早失了信仰，批评他没有一点办事的手腕，

但又喜欢把双手叉在胸膛上，坐在办公室里摆上司的架子。他的部下又批评说，前任的主任比他有才干，但还没有像他那样摆架子呢。何清想，一个人自己评价过低固然不妥，自己评价过低时，意志容易颓丧。但自己评价过高时，也不好。因为自己评价过高，会把自己的傲慢的态度养成，会把自己的气焰涨高。譬如自己承认自己的作品实在不好就好了，何必说“我自己没有说我的作品是杰作！”这种态度完全是狂妄，完全是僭越。

——不想了，不想那些事了。汽车已经在军部前停了。他原想在汽车里准备点政治报告的，现在又完了。

在旷场里一队队地满挤着军部的政治部的人员，他们只候主席来做纪念周。有些很虔诚的一早就走了来，已经等得连连打呵欠了。其中还有好些人不知道军长昨天已经出发前线去了呢。

巫参谋长出来了。何清之外，还有十余个比较高级的人员跟在后面，走到最前列安设有总理遗像的亭子前立住了。

“奏——乐！”赞礼员的声调很好听。

站在亭子左侧的军乐队奏起军乐来，乐声十分嘹亮。约有五分钟，军乐停奏了。

“脱帽！”

全场脱帽。

“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全场跟着巫参谋长向亭子鞠了三鞠躬。

“恭读总理遗嘱!”赞礼员又在下命令。

“总理遗嘱!巫参谋长声音高朗地率先读起来。

“总理遗嘱!”全场跟着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巫参谋长的声音。

“余致力国民革命!”全场的声音。

就这样地大家跟着巫参谋长念，一直把总理遗嘱念完，念到“是所至嘱”为止。

“静默三分钟!”

何清最厌倦的就是这个静默三分钟，最难过的也是这三分钟，这有些像外国教堂里的密祷。在这三分间他想到一个恶作剧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来了，信是这样写的;“余致力于恋爱凡十余年。……”是他又想到家里的弈芳了。初看见弈芳时觉得她十分美丽。但现在又觉其平凡了。由弈芳便联想到T，他觉得太对不起T了，T此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参谋长训话过后，赞礼员便催他上台作政治报告。他到此刻，胸里还没有半点准备。他想，今天想胡扯几句都扯不上来了。

“主席!”何清踏上台去后先向才下台去后的参谋长行了一个举手礼。“各位同志，!”下面的同志们便向他行了个立正礼，他也回了一个举手礼。“稍息”。下面的同志们便像机械般地把左足伸出来。

“刚才听见主席的训话，兄弟便发生了一个感触，参谋长说我们的军队是王者之师，所至无敌，这

话是不错的。……"

平时的政治报告公式是先由党务报告起的。何清在台上痴站了一会：

"……这个，这个，……至于党务，诸君天天都看报和党务周刊，当然很详悉的了，无用我再来赘说。……这个，这个，……我先把国际情势说一说吧。……南美洲有个小国，叫做，……什么龟了。我想，是的，是叫做尼加拉圭，……不，不对，错了，错了，是尼加拉圭。尼拉加圭的革命党起来了。……日本的议会解散了。……田中内阁迟早要倒的。……"

何清真是扯得一塌糊涂，满脸通红地走下来。他看见参谋长在打呵欠，心里有点不自在。

最后再奏军乐，纪念周就这样地做完了。

十三

气候由凉秋而渐进寒冬了。X 城的政局也随着气候的变化渐渐动摇起来。

在机关上办事的人固然个个怀着忧虑，就连商人，工人，及学生们也尽感着不安。

在这时候民众虽然不满意于 X 城的当局，但也不满意于 W 军之压迫。因为民众早就听见 W 军的将领比现在的当局更坏，欢迎 W 军的只是落伍时代

的土豪劣绅一小部分的人。

在前线下来的兵队节节败退下来，X 全城到处呈了不安的现象。报纸上虽然不敢登载，官场方面虽然极力去粉饰太平，但事实还是事实，战败的消息终于不能掩饰了。驻 X 城的兵队天天向南逃窜，每天都可以看见火车站边满挤着败兵。

过了几天 W 军到来了，X 城的人民忙打出欢迎得胜军的旗子。军队不问好歹，只要能得胜，就受人民的欢迎。如果打败仗，那就只好受人民的欢送了。

得胜军初到 X 城自然也打出“废除苛捐杂税”等好听的旗帜，人民也这样的希望他们。但不满半个月，人民又失望了。军饷比从前抽得多，蹂躏也比从前来得厉害。在从前受压迫的，现在更加厉害，就是从前没有受到蹂躏的，现在也逃不出劫数了。所谓新政的设施，不过换了一批坐汽车兜风的武装同志，和多加了几个时代的牺牲者罢了。尤其是新到来 X 城的正式武装同志，真是威风十足，左腕搂一个姨太太，右腕也搂一个姨太太，而对于平日一饭之恩，睚眦之怨，都归到恐怖的名词下算一总帐。

X 城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机关上出入的人们换了新的一批，酒楼上吃花酒打麻雀的人也增加了，都是近来的新贵。市面上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汽车却增加了。在妓馆酒楼前冲来冲去。帝国主义者的银行也多做了许多生意，多收了许多存款。

还有一种奇妙的现象，就是许多落伍的半新不旧的大学教授，从北方走来跪在新军阀面前讨饭吃，他们的口号是回来敬恭桑梓。

"只要你能够承我的意旨，替我弄钱，这碗饭就给你吃吧。"酋长这样对那班大学教授说，大学教授们便叩头谢恩。

在堤岸马路东的极端，有一列面海的洋房子。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圈。新到X城的武装同志，太没有自信了，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维持X城的治安，他们都把家眷搬到租界上来。

由海岸数进去第三家是家较小的三层楼洋房子。在这洋房子的二楼里面，陈设十分华丽。一位年近五十多岁的军官，穿着军服，坐在一张套有绯色椅套的沙发椅上，闭着眼睛，像在考虑一件重要的事情般的。有一位女人，年约二十三四，穿着领口和袖口都镶有皮毛的紫红色外套，像才从外面回来。她走近沙发前，坐在那位武家伙的身旁，只腕加在他的肩上。

"喂，怎么样？我看不要紧，你决意干吧。你还不能决意么？你还怕什么？"女的忙低下头来，以充血的眼睛望着那个武家伙的脸。

他像十分疲倦了，闭着眼睛不答话，双手交叉着搁在胸膛上。过了一会，又睁开眼睛来，注视脚下的光亮亮的黑皮靴。

“你今夜里要决定主意才好，我明天一早去回覆他们。”她再催促他。说了后，就把左手无名指上的箝有金刚石的金指环搁在嘴唇边。

外面寒风吹得更厉害了。但隔壁楼上的留声机的音调还十分明了地听得见。

“啊呀，下雪了！”女人站起来走到窗旁边，隔着玻璃望窗外的灰黑的暗夜。

男的也很忧虑地抬起头来望玻璃窗外。

“决意吧！就不成功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就再做一年的营长也赚不到这么一笔大款吧。那边说，这笔款在 X 城交也可以，在上海交也可以，随你的意思。……我今年真想到上海去逛逛，最好到上海过年。”她说了后向他作媚笑。

“单我一营人怕不中用。”他的视线再透过褪红色的窗帷隙，看窗外纯白的雪片一片片地飞到玻璃窗上来了。隔壁的楼上还在开留声机。

“他们说有好些军官都运动好了，只要你一发动就容易成功，决没有人反对，也有许多人响应你的。你只下个命令就好了。因为你这一营是省防军中最重要、最得力的。他们说，其他两营靠不住，没有战斗力。”

“将来我们要当功臣，我也晓得。不过没有到那个时机，恐怕要失败。并且我们的团长是很爱和平的。”

现在的世界，你和人家讲和平么？人家怕不和

你讲和平呢。你们的团长恐怕不久就要被他们枪毙吧。”

“那我去向我的团长商量后,再答覆他们好么?”

“你们的团长是游移分子，商量不得的!”

那位武家伙想，弈芳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自己的团长杨廷蕃是三朝元老了。革命空气最高涨的时候，他当营长；经过一次内变，刘军长一派人当权时候，他升任了团长；现在刘军长一派人逃了，他还借维持 X 城治安为名，打出欢迎得胜军的旗号去巴结新来的武装同志,新来的武装同志也和他敷衍，暂委他为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但一般的舆论则以为新来的武装同志决不能长久容他的。

这个武家伙是省防军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许豹，行伍出身，今年四十八岁了，因为他是麻脸，所以他的绰名，叫做斑豹。

弈芳何以又认得斑豹呢?

在得胜军进驻 X 城的前数天，何清给了五百元的钞票给弈芳回母家去住。因为他已经把草鞋穿好，准备跟他的姊丈逃走了。当时的纸币低落，五百元的钞票调换不到百元的现洋。仲瑚又失业了，他们的生活真是受了莫大的打击。尤其是惯于奢侈的弈芳，实在挨不过这样清苦的生活。幸得她会抹牌，抹牌术又比别的人精巧，于是招揽了好些人到她家里去抹牌，她的家里就自然变成一间赌馆了。

在这期间中，仲瑚很罕回家来。有时半个多月

不回来，有时回来看看，也只在白天里一两个钟头，谈些对于现在当局不满的话外，就走了。弈芳窥他的行动，好像在外面参加了什么团体在活动。

幸得弈芳由赌博新交了许多小政客，仲瑚虽然不回来，她也不觉得十分寂寞。初结识的一批人是小政客，由小政客介绍渐渐也有武装同志在她家里出入了。

由抹牌得到的抽头，虽然可以马马虎虎把生活敷衍过去，但仍不能够满足弈芳的物质欲。她虽然没有充分的金钱，但她常走到大公司、大商店的陈列窗前徘徊。她看见汽车一辆辆地驶来。由汽车出来的尽是武装同志的姨太太们，服装华丽，黄橙橙的金器，闪亮亮的宝石，由商店出来时，定有二三名勤务兵抱着大包细裹跟在后头，装满了汽车。弈芳至此，真不能不羡慕做真牌武装同志的姨太太的幸福了。

她顾着褪了颜色过了时代的衣服，怅惘地回到这里来。

"你走了大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刚才K来了，他说有件重要事情要和你当面商量，等你等了半天，就走了。他说，六点钟要你到中央旅馆二百零九号去会他。"

K是×军军部的三等咨议，兼《X民报》报馆的经理。他的咨议人有人说是替军长拉皮条得来的。但他还没有到三十岁，方方的面孔，白白的皮肤，有

点口才，近一个月来，常在弈芳家中出入。据邻近的人说，他和弈芳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了。

六点钟时分，弈芳真的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中央旅馆来。弈芳进来后，问了帐房，二百零九号是在三楼。她便走到升降机口，按了按电铃。

她走上三楼来，面海的一列房子，共有八间。二百零九号是由东首数去第三家。她走上前去敲了门，开门出来的是一名勤务兵。

“K 先生在这里么?”她问那个兵士。

勤务兵把弈芳全身打量一会后，又望望她的脸。

“K 先生快要来了。我的老爷在里面，请进来吧。”

弈芳听见 K 还没有来，又不认识勤务兵所说的他的老爷是哪一个，在房门首一时踌躇起来。但只一瞬间，里面走出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军官来，人中上蓄着一撮很黑的短胡子。

“弈芳女士么?来得很好。我在这里候驾很久了。我是第九百零三团团长吴义。K 是我的同乡，等一会就会来。我们想抹抹牌，消遣消遣。哈，哈，哈。”

勤务兵看见官长出来招待这位女客了，忙站在一边立正。

弈芳经吴团长殷恳的招待，没奈何，脸红红地走进二百零九号房里来。

“请坐。”吴团长看见她尽站着，就叫她坐。

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勤务兵斟了一杯茶放

在她面前。

“听说女士牌抹得很好。”吴义笑着说。

弈芳双颊更红了，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过了一会，才说出“不会的”三个字来。

过后他们间便没有话可说了。幸得K赶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来，据K的介绍，是W。

他们四个抹牌抹到十二点半才散场。结果是W赢了。弈芳输的顶多。等到要结算的时候，弈芳忙暗暗地把K一拉，K便跟着她走出房门首来。

“怎么我输得这样厉害？我从来不会输的。就有时候输，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她像要哭了。但旅馆的仆欧们在廊下走来走去。她连说话都不敢高声，

“这一是碰运气的。”K笑着说。

“大菜是哪一号的？”茶房一在问茶房二。

“二百零五号。”茶房二的回答。

“茶房替我叫一辆车子回永寿街去。”二百零八号的房门打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弈芳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不正当的女性。永寿街住的多是这类的女人。

“街上走不得了。过了十二点，戒严了啊。”茶房放开喉咙打长声在叫。

“戒严？那我怎么得了呢？”弈芳急起来问K，K只是笑。

“我没有这许多钱，借五十元给我好么？”

K还没有回答，里面在催消夜了。弈芳和K只

好又走进来。

十四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弈芳起来了。但是吴团长还像死人一样睡在床上。弈芳也不理他，忙按电铃，但茶房不见来。她的衣服都穿好了，只等茶房打水来洗漱了。尽等也不见茶房来，弈芳只好自己出来叫了。她走到房门首，只见一个年轻的茶房在打呵欠，揉眼睛。听见弈芳叫他，略抬起眼来，看见是弈芳，脸上便表示出一种轻蔑的神气。但还是走进来了，把脸盆漱口盅端出去了。

吴团长给弈芳和茶房惊醒了，要弈芳拿烟过来给他吃。她很不屑般地把烟盒子和洋火拿给他了。

弈芳洗漱好了。

“我要回去了。”

“好的。”吴团长打了一个呵欠，“我也要起来了，十点半要到师部开会去。”

“开什么会？”弈芳无意识地问他。

“开准备屠杀青年的计划会。哈，哈，哈！”吴团长说了后大笑。

“青年不犯法，杀他们做什么？”

“他们要捣乱。他们想拆我们的台。我们也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看看。我们千辛万苦打到这里来，为

的是什么，无非想弄几个钱。他们要拆我们的台，就是要打掉我们的饭碗；那我们就要他们这班小猢孙的命了。这X城地盘，我们决不能让第二个人拿去的！我们只有杀就是了！”

“这样乱杀，不怕冤枉人么？”

“为图自己的生存，只好冤枉些人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的弟兄们，打仗时已经冤枉地死了不少了。”

弈芳前几天就听见有这种风声，现在的当局第一十分注意学校，第二注意一班失业的青年，看见有点形迹可疑的，就把他们关起来。譬如在茶楼酒馆有三个以上青年在喁喁私语，给侦察看见了就要来敲竹杠，若不能遂侦察的意，他便诬他们是乱党开秘密会议，捉了去，关起来。其实他们是在讨论如何地进行恋爱呢。当局这样的乱暴，在警备司令部中已经关了不少的青年男女了。因为上司处置失宜，下面的侦察一班人便狐假虎威，任性妄为。譬如看见稍有点姿色的女学生，就硬诬她一个罪名，把她带了去，加以种种侮辱。因此在牢里自杀的女青年也实在不少了。中国的报纸只有歌功颂德。外国的报纸对于这样的黑暗也会加以非难，但这种非难决传不进当局的耳朵里的。

弈芳想到这样黑暗的恐怖，不敢再和这个吴团长谈这类的话了。她只说：

“我要走了。”

但吴义像不了解她的意思，又像佯装不懂。她看见他不拿出来，也便不客气地向她要了。她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卑鄙，但已经成了事实了，昨夜里经 K 的介绍，把自己的肉身供给他了，难道可以不要报酬么。两人间的契约是定要履行的。

“你昨夜答应我的，把我吧！”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她有点生气了，“钱哟！钞票哟！”

“啊！是的，这个给你。”他忙从枕下掏出一小束钞票来。

“这不是我们所约的数目！”弈芳真的气得要哭出来了。因为她数了那一小束钞票，只二十元。

“我替你还了二十多块的赌博账，你不记得了么？”

“但也还不够 K 对我所说的数目。”

“旅馆帐还是归我开呢。”

“不是你开，该归我开么？”弈芳真有点惊骇了。惊骇自己今天何以会这样丧廉耻。

“比堂子里贵多了，倒霉，倒霉！”吴义说了后作豪杰笑。

弈芳给他这么一说，真羞得无地缝可钻，双颊更红热得厉害。她忙从衣袋里拿出手巾来揩眼泪。

吴义再从枕头下拿出一张十元的上海钞票来给她。她心里想不接，但手不听心的命令，还是伸出手来接了那张票子。

“差一二十元,挂个帐吧。下次的时候一起把你。要你的时候，我会写条子来。

弈芳由中央旅馆出来，伤心极了。但她并不当自己是犯罪，她仍然归罪给社会。不错，这的确是由社会的组织不良所引起的矛盾现象。这决不是她个人的耻辱。

她只恨她所嫁的男人，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能力养活她，没有能力满足她的物质欲。结果她厌倦和专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了。她想以自己的能力去向恶社会的狂潮——吞噬人类的狂潮——奋斗。但她个人走出社会上来时，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自己的技能只是抹牌，只是向男性行性的诱惑。她悲痛极了。但她除这样的挣扎方法外，还有什么希望。还有谁来为她真心尽力呢。她到这时候，才觉得君展和T在这世界的人类中，还算是属好的一部类的。

一次沉沦下去后，弈芳觉得这种生活是最自由而最快乐的了。以后在各家满住着大政治大军官的酒楼旅馆中常看得见弈芳靓装的影子了。有时候还看见她和客人说笑。

“你想天鹅肉吃呢!”

“你想钱么?”那个客人向她说笑。

“你拿出来。”

“那么，一晚上你要多少钱?”

“一千元。”弈芳伸出一根指头来。

“一千元，那么，我可以讨一位比你漂亮的姨太太了。”

弈芳笑着装着要走的样子。

“回来，回来！三十块，可以吧。……硬货哟。”

“顶少五十。”

弈芳近来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有一天她在交通旅馆和一个财务委员的要人睡了一夜，次早十点多钟起来，在旅馆门首碰见仲瑚和一个军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瑚！”弈芳叫她的弟弟。

“啊！你么？”仲瑚忙翻过首来。

那个军官的脸原是背着弈芳的。他听见仲瑚说话，也翻过首来看。旅馆门廊里来来往往挤着不少的人。那军官看见是弈芳，忙翻转身跑上楼去了。他的面影只在弈芳的眼前一闪，但最初的瞬间，她觉得这个人的姿势眼神及行动，于她是很熟识的；但在第二瞬间，她恍然大悟般地想着了时，她的脸色就苍一阵，白一阵。仲瑚虽然走近她的身旁来了，但她的胸口跳动得十分厉害，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不是T么？这明明是他。他还留在X城，没有走呢。他化了装，在人中的两侧加上两撇胡子了。他从来不带眼镜的，今天也带上了一副浅蓝色的眼镜了。

“他是哪一个？”弈芳静了一静神问她的弟弟。

“你不认识的。”

“他不是 T 么?”

“不，不是他。”仲瑚虽然微笑着，但精神总有点慌张。

“我们正想找一个女同志,不知道你能加进么?”仲瑚停了一会后，对弈芳说。

“你近来对我何以这样生生疏疏起来!”弈芳有点气愤了。

“你今晚上不出去。我定回来。回来和你商量一件事。”仲瑚说了后，就向弈芳点点头，笑着进里面去了。

十五

那天晚上仲瑚真的回来了。

弈芳和他争论了一会，仲瑚才承认今天那位军官就是 T 的化装。

“在这样恐怖的局面下化装充军官，是很危险的。”弈芳说。

“他说自离开了你以后，他颇伤心。不过他是个精神强毅的人，决不向你作女儿的丑态。他生死早置之度外了，还怕危险么?他说，他以后不能专为个人，专为妻子，专为家庭做奴隶了。他以后要为社会做事，为中国民族做事，尤其是为占最大多数的劳动细民尽力。……”

弈芳睁着眼睛张开口，只听她的兄弟说，滔滔不竭地说。她有点惊奇，以为她的弟弟是在发狂了。

“××××××××××××××××××××不××一场，什么都不能解决。”

“那牺牲太大了。”

“牺牲是定了的。牺牲无所谓大小。”

“你呢？”

“我现在觉悟了。姊姊，以前的我大概太可怜了，以为人生的目的只是积蓄两个钱，对于社会情状可以一点不管。其实人生几何，这样的过活，太没有意义了。在这样短促的岁月中，应该做点于人生于社会有利益有意义的事，才不负此生。但这是要受过压迫的人才能领悟到的。醉生梦死的酋长们和提倡强兵富国，效法英、美、日本先生们，只知道他们本身的名利，大多数的劳苦细民的生活，他们是没有注意到的。从前的我是羡慕他们，想走他们走过的道路。现在的我，却取和他们相反的道路了。”

他们兄弟间沉默了一会。弈芳又问她的弟弟，

“难道你们××××××，一定有把握么？”

“现在还差的是，×××××××××，所以他们要我来请你帮忙。你只做个传信的，一点不危险。你如怕危险，到那时候就拿钱到上海去躲也好。”

“有钱给我？”弈芳才说出口，就脸红起来，有点后悔。

“这不成问题的，只要你肯去干。”

“谁拿出来的钱?”

“这你可以莫问。”

“××××××××××，有什么益处?”

“只问×××××××有益处没有，不要只拿眼前的例来说。”

“仲瑚再向她称赞T。他说，T不愧为一个有胆识的革命青年，这次的××××，他是很重要的脚色。

“那我真对不住他了。”

“个人的对得住对不住，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还常常思念你是的确的。”

弈芳听到这里，忙低下头去。

“我看恋爱还是不能完全否定的。譬如我……”仲瑚说到这里，也脸红起来。

“他对你说了我的话么?”

“他说，你为人是好的。不过虚荣心重了一点。但他是十分爱你的，因为爱你，才让你到何清那边去。”

弈芳在给仲瑚长篇大论地劝说了一回后，她决意参加他们的工作，也承认了他们分配给她的工作了。

第二天晚上，她由一个朋友的介绍，会见了斑豹。

十六

君展在暑假前，就归省去了。他不想受暑假前的考试，就想受考试，自己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去应考。

他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有时也听见X城的政变消息，但不十分详确。总之，X城时局变愈黑暗了，这是他所深信的。

后来他接到了一个同学来的一封信，把学校的近况报告给他。他才知道学校并没有受政变有影响，不过经费缺乏一点，一班恋栈的教授还在自吹自擂，鼓励学生求学。

君展觉得坐在家里横竖无事，学校已然继续上课，就到X城去看看情形也好。只差半年了，像这样的时局，学校当局定马马虎虎的，就利用他们马马虎虎去领一张毕业文凭来也好。他自然也觉得自己的无聊，但他又想人生总是做无聊的事的。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多着呢。

他快赶到X城时，又逗起了他旧悲哀，也生了他的新感觉。

自然，就是没有变动的X城，久别之后，也会引起他的生疏之感。他进到X城里，许多异样的感觉使他恍如隔世之人。一切的旧恨新愁又重新涌到

他的心头上来。

他决意回到学校里去后，摒除一切俗念，只专心读自己的书。他想社会的事，实在问不得许多，个人的力量也有限。根据从来的经验，走到外面去出风头，结果是一无所得的。自己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也这样的教戒过自己来，就是自管檐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他回到寄宿舍来有五十多天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一心上课了。可惜的是学校经费无着，教授们上课都不十分起劲，缺课的时间也太多，没有什么课可上了。

近来同学中有许多请假离校的，他因为同房的老朱下半年没有来，只他一个人占了一间房子，很冷寂的。

再过几天，不单离校的同学很多，就授课的先生们也一天一天地减少了。他想如果教授全体都不来上课，自己也就回乡里去。但是又有少数的教授们，——大概有十分之四，——死坚持维持校务，不肯全体停校。他们说，一停校，就没有口实去向当局要款了。君展也太信任这一班教授了，并且家里的款还没有汇到，距放寒假不到一个月了，或者可以马虎地领张把毕业文凭好回去乡里当中学教员呢。索性等放寒假时回家去吧。

像快要下雪的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下午的功课只有两堂，一堂是经济学，一堂是国文。但

担任教授都没有来，君展只好回到宿舍房里来。他待解除棉袍子钻进被窝里去睡，茶房给他送了一封信来。他一望见封面的字，手足都抖动起来。他认识寄这封信的主人了，他忙拆开来看。

君展：你接到我这封信后，速即离校。否则于你有危险。我在病中不能为你写详细的信。只希望你听从我的话，就好了。

老实说，我早忘记了你了。但今天早上医生来向我宣告，我的病毒，——可咒诅的病毒已经侵入内脏了，难望全愈，因此我思念到曾和我有关系的人，最后思念到你了。

我要未死之前，当告诉下你，我是怎么样的人。不过一切我都看破了。做时代的牺牲者的不止我们几个人。你当知道，他们都在牢中了。

我的确是个无聊的女子，沉迷于物质的迷梦中的女子。

你要晓得我原来是个志愿高超的人。我想做一个女中健者。我想替可怜无告的女同胞作一番解放的工作。但我这种宏愿终给社会的恶势力腐蚀了，也因自己的虚荣和享乐而起了动摇，于是我终陷于不幸的命运了。

但我现在差堪自慰的是最近我曾努力去补过，去为社会及民众尽力，虽然失败了，但我总算是知过能改的人。

说堕落，我的确是堕落。因为我是现代最多的，

挂着新牌的变相的旧社会女子中之一。我之陷溺，完全是由于虚荣和享乐作祟。

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么？

我现在发生了一身疮毒，住在S教会的广慈医院中。听医生的口气，我是快要离开人世的人了。不知道还能多延一月半月，或七八天么。

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了。过去的暗影已经把我完全笼罩住，而最近的努力又不能得到一些光明。

我在临死之前思念到你。大概我俩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最后，我希望你快离开学校，回你家中去，因为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成其为局面了，我不忍你再做一个牺牲者。

怕他们检查信件，我不多写了。

十二月三日弈芳上

君展读了这封信后，有点惊疑不定。因为他近来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的事。他望一望室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自己的行李又这样乱糟糟的，尤其是书籍。这些书籍带起来，十分重赘，但丢了又有点可惜。还有两件内衣和两双破了缝的袜子，杂役送出去洗了，还没有送出来，大概明天可以拿回来。决意明天走吧。明天走不迟的。作算X城里会起兵变，他想一两天就可以平复。学校这样穷，还怕丘八们来光顾么。现在住X城的兵虽然和强盗差不多，但也不至于来抢劫学校吧。

吃过了晚饭后，他到西楼去看一个姓张的同学。

那姓张的正在那里捆被包。

"老张，你做什么事？"

"我今晚上搬出城去。家里打了电来，要我回去。"

君展心里虽有点着慌，但对于老张的这样的回答和行动，有点不满，并且起了一种反感。

"你听见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么？"

"唉……"老张看了君展一眼，"不。没有听见什么。"

君展在这时候真有点气愤了。看老张的神气，明明是听见了什么不妥的消息，但不肯尽情地告诉君展。

"那你这样慌张做什么？"

"我为家事，要快点回乡下去。"

"怕什么！你这个人真胆小！"君展故作冷笑。但自己还感着自己的胸口在跳动。他想今晚上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作算行李弄好了，也无地方可搬。作算有钱，也不好去住旅馆了。因为他曾听茶房们说，住在栈房里的客人们，个个都要受严格的盘查，并且捉了许多人去了。

他走出校门首来，望望街路上的情形，看见老张叫了一辆黄包车，只抱着一个被包坐上去就走。

"你的衣箱和书籍不带么？"

"留在学校里好了。"

老张的车子在暗空中消失了。君展还看见两三

个同学，也和老张一样地叫车子装着被包走了。他更心慌意乱起来。他全无意绪地回到寄宿舍房里来。坐在书桌前，他不单觉胸口不住地在跳跃，就连眼皮也频频地跳动。他呆坐了一会，想到前星期家里来的信说，日间就汇五十元来给他。挂号信是寄到学校来的，自己无论如何要株守在这里等到汇款的信到来。但他又想，万一今夜里有什么事变发生时，怎么好呢，还是出去到什么地方睡一晚吧。有是有一个同乡在M街开肥皂店的，就到他那边去躲一晚吧。于是他把自己的书籍和衣箱锁好了，再把被窝叠好，把帐门放下，待要出门，他想牙刷和牙膏带在身边好些，明天好用，他又转身到桌前，把抽屉里的牙刷等取出来，放进衣袋里。他才把房门带上，他又觉得衣箱和书籍好像没有下锁，于是他再打开门进来，走到衣箱和书箱前，摸了一摸锁头，的确锁好了，他才安心再出来。

“白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一个茶房问他。

“到M街去看一个朋友。”

“八点钟了，街上戒了严，走不得了。”

“戒严？”

“戒严戒了个多月了，你还不知道么？”

“啊，是的。”君展想，好像听见有同学说过，近一个月来X城每天晚上都戒严。到第二天早上才解严。

君展想，一切只好委之命运去了，只要挨过了

今夜，明天准搬出去，。他懒懒地再回到房里来从衣袋里取出牙刷牙膏来，丢在桌上。

房里又冷又寂寞。他望望电灯，觉得今夜里的电灯特别的暗。他在桌前坐了一会，便脱衣爬进床里去睡。他想今晚上一夜是最难过的了。

他疑神疑鬼地倒在床上，无论如何睡不着。他恨他的父亲不快点把款汇来。他想了一会，想到自己还有几本关于社会问题及社会思想的书，是现在黑暗的当局视为危险印刷品，于是起来开了书箱的锁，把那几本书取出来，拿到院子里的大树头下，把它们焚化了。

焚化了那些书籍以后，心里安静了一点，便卧倒在床上来。但仍然睡不着，于是他想看看今天的报纸了。他从被窝里爬起来，抖着只穿一件底褂裤的身体，打开房门叫斋夫到阅报室拿报纸来看。

“先生要哪一种报纸？”

君展想，载本城新闻最详细，消息最神速最可靠的是，《X 城日报》。于是他叫茶房拿《X 城日报》。

过了一会，茶房来了，送了两张破烂了的报纸来，他把报纸接到手里，再把门关上，就在床里倒卧着翻阅。

“啊呀！”他翻看到警备司令部枪毙革命青年的一栏了。被枪毙的青年的姓名都列在这栏内，在各人名字下，还附录有警备司令部宣布的罪名。今天一共枪毙一百零八个青年。大概是警备司令部以杀

人为解闷的一种游戏。

他发见仲瑚和 T 的名字也在里面时，便发了一身恶寒。他手里的报纸索索地在振动。过了一会，他伸出头来看看房门，好像房门外已站着两名兵士，持着上了刺刀长枪，快要敲门来捉他了。

种种的疑虑使他的精神更兴奋了。他想睡，无论如何睡不着。他听见营盘里就寝前的军号了。他想，九点钟了。他又听见壁穴里小鼠儿在唧唧地叫。此外没有一点声息。但过了一会儿，他像听见外面有阵哄喊的声音。他的胸部再跳动起来。房门外像有人跑过去。

“斋夫，斋夫！”他想叫茶房进来谈谈。但不见有人答应。他只希望快点天亮。要平安地到天亮。

十七

快要天亮了。约摸地五点多钟。东天角上已经显出灰白色了。但顶上还疏疏地有几颗寒星。

在这时候，有一大队兵士把 X 大学包围得像铁桶般，还有一小队兵士竟闯进神圣的教育重地中来了。

君展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熟了。一直睡到有两名荷枪的兵士进来掀他的被窝时，才醒过来。

“什么事？”君展战战兢兢地坐起来。

“起来!”

君展来不及穿衣服、鞋袜，给兵士拉到寄宿舍外的院子里来了。他看见已有七八个同学和自己一样没有穿外衣站在那边打寒抖,个个都面无人色。每一个人的身后，就站着有两个穿灰色制服的兵士守着。

“同……志们!……有有……什么……事?”君展哭丧着脸问拉他的两名丘八。

“你妈的!谁是你的同志!有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一个面貌凶猛些的丘八，在穿着单白裤子的君展的臀上赏了一脚。

过了一个多钟头，被拉到院子里来的同学更多了，一共有五六十名。约摸到了八点多钟时分，他们就从学校里赶出来。君展走到校门首才看见还有两位教授也被拉在里面了。他们就像就宰的驯服的羊群，被送到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来了。

只有方两丈多的房子，满挤着五六十个人。丘八们把他们一个个向里面推。最后进来的差不多没有挨身坐下的余地了，只好坐在他人的腿上来。腿子给人压痛了的人们，也只发了一阵的呻吟后，又归于沉默了。

君展想押送他们的兵士走了后，同学们或者会开起会来讨论善后的方法。用点钱叫看守的通信到外边去，向司令部的贡点贿赂，或者可以把我们放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教授和学生，——斯文中

人。

但他只空希望了一会，他看见同学在黑暗中虽交头接耳在低声细语，但不见他们发议讨论善后的方法。

他们里面虽有人在哭骂死军阀，死酋长。但还是不敢高声。又他们里面，虽有几个穿有绒毛衫的，但大多数只是穿着单褂裤。君展在途中冻得瑟缩地颤抖，差不多走不动了。这时候，他真想觅一张棉被或毛毡围围身体。但到此刻，有许多人挤在一块，由体热的传导，他只感着饿饥，不感到寒冷了。

君展在监房里认识的奇迹，第一是墙角的大小便所，毫无遮掩地把臭气一阵阵地送过来；第二就是宽方两丈的房子，容有五十余人，而只有一只一尺多宽的铁栅窗口流通空气。还有从地底下冲上来的泥土的冷湿气，但因为人气很盛，君展倒不十分觉得。

坐在地面上的人，各有各的心事，个个都睁大眼睛睡不着。听得见的只是此唱彼和的叹声。但有时又继续很久很久的沉默。只一天的训练，君展也只好沉默了。他只感着自己的头脑痛得要碎裂了。他想，像这样地受苦，不如早点死的好。

他们关在这房子里，关了一天一夜，还不见有人来过问。

看看又天亮了。君展在昨夜里曾感着点饿。但到今天早上，又一点不觉得饿了。他听见外面有兵

士的嘈杂的声音，军号又吹动起来了。他看看同学们和两位教授都脸无人色。虽然听见有呻吟声，但很微弱。

门开了，有数名兵士站在门首，按名薄一个个地叫。君展觉得大祸已经迫近目前了。胸口更突突地跳动得厉害。他很怕那个兵士呼到他的名，但只一瞬间，他又自暴自弃地想快点叫到自己的名字，精神还痛快些。

他在战栗和苦闷中，把以前自己的经过重新再追忆一会。他先想到父母，其次想到自己的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其次想到考上了大学的喜欢，其次想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活动，由是想到弈芳，想到她的白嫩的肉体。但他才想到这一件，他又忙摇了摇头。最后他想到今日的自己的结局，就像晕船般的，又像坐在飘荡着的浮云上，快要栽倒下来。

但在那一天里，终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房门关上了，看守们也走了。他像有点安心，但又像有点失望。从午刻起，有粗黑的饭送进来了。听兵士们说，一天只给两顿。他端着那碗饭，肚里虽然饿，但总不想吃，闷闷地像要呕吐一样。

被拉出去的两位教授和三十多位同学，终没有回到这房里来。君展想他们受了最后的判决了吧。他们的生死如何呢。

今夜里人少了，可以在地面上横卧着睡了。但是不能像昨夜里那样和暖。天色微明时，更冷得难

挨。他听见呻吟的声气比昨夜里更盛了。

他想军事的当局要杀我们，快点杀就是了，何必叫我们这样受痛苦，未免太不人道了。

君展望望窗口，白光已经射进来了。他想今天一定要被拉到军事特别法庭上去了。于是他意识到当局到底加自己以什么罪名呢。他想审判官问到自己时，自己要如何地答覆呢，想略事准备一下。但头脑又痛起来，昏乱起来了。不过他希望快点受审判，确是事实。因为他想在审判官面前，讨得他们拟给自己的罪名，而加以辩驳，或可以争得最后的释放。

那天下午，他正在梦想中，被拉到特别法庭里来了。他一进来，望见站在自己前面还有许多人在等着过堂。他偷眼望望上面坐在审判官席上的，是一个虽然也穿着漂亮的军服，虽然也说着人的话，但满面的横筋肉上安置着一对红眼睛，炯炯地怒视着堂下，像要把一班青年马上吞噬进肚里去的一样。

站在自己前列候审的，有四五个同学外，有体面的商人，穷苦的工人，还有许多憔悴得和自己一样的学生，其中有两三个，看去只有十三四岁。

这些人们个个都样子很狼狈，脸上苍黑得全无血色，身上穿的也破烂肮脏得不堪，还有衣服不完全，赤着脚的，又有单穿袜不穿鞋的，种种不一，只有一二个商人算得比较整齐一点。

当君展走进来，看见正在过堂的，是一个工人。

问不到几句，堂上的审判官就叫掌嘴。掌嘴以后，工人的双颊就青肿起来，一丝的血从口角流下来。君展看见那个样子，心惊胆战。

“拉出去！”

君展听见堂上的红眼睛大喝一声，两旁的武装同志就把他们的今日或将来的同志拉着，往右边一推，再加送一脚尖，就撞倒在墙脚下了。再赶上两名武装同志，把那个工人从右边的小门拉出去了。

第二个被拉到红眼睛面前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红眼睛还没有开口问，但看见那个学生站在台前，昂起头来，不转睛地望他，从他的红眼睛里冒出一阵火来。

“掌嘴！”红眼睛的阎王，再大声叫起来。掌嘴以后，就不再加审问了，和刚才的工人一样，如法炮制。

接着有七八个工人，和十多个学生，有的问一二句，有的不问。只看那个红眼睛，拿着朱笔，在名簿上乱加圈子。君展想，这倒痛快。

其次被拉到前面去的是个白胖的商人。红眼睛看见这个商人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富有全。”

“你是哪里人氏？”

“我原籍浙江乌程县。”

“你做什么生意？”

“我开绸缎庄，名叫久纶庄，在X城安分做生意，做了十三年了。”

君展真莫明其妙，何以红眼睛对这个商人态度特别地温和。

“你为什么犯罪？”

“我哪里敢犯罪。是他们诬我的。”

“是我们部里的侦察查出来的，不是哪一个诬告你，你知道么？”

“……”那个商人呆了一会后，才说了一句，

“知道了。”

“你的生意还好？”红眼睛笑着问他。

“受时局的影响，不十分好。”

“你年中做多少生意？”

“多的时候十多万，少的时候五六万。”

“啊……”红眼睛歪着头想了一想后，

“带回去，明天再审。”

这个商人算没有和刚才几个学生工人等受平等的等遇。

最后轮到君展自身来了。

“你是X大学学生？”

“是的。”君展不敢抬起头来，只战战兢兢地回答。

以后红眼睛再问他的年龄，籍贯。问了后又问他，

“你在××部下做过政治工作，是不是？”

“……”君展想，完了。红眼睛大概就是在这一点加我以罪名了。

“那么，你是附逆有据了！”

“从前做政治工作，只是为生活问题，没有丝毫成见的。”

“你做过那一类的文章，是不是？”

红眼睛的声气愈柔和，君展愈回答不出来。于是继续着再讯问了十几句，君展真无法可以回答。最后他听见“拉出去”的一声了。他便栽倒在地面了。

君展从法庭的右侧小门拉出去后，再受着数名武装同志的前呼后拥，机械地走了半里多路，走到一个空旷场上来了。兵士把他一推，他便跪下来。他略略望望四周，看不见人，看不见房屋，他只看见一阵阵的白沙在自己眼前飞过去。又像在暴风雨之夜，眼前是纯黑的，耳旁只听见哗啦哗啦的音响。他略定一定神，看见自己的周围，有伏着的，有仰卧着的，有横倒着的，有的是从头壳部，有的是从胸部，流渗着紫黑色的血。

他想绝望了。真的是最后的一息了。这时候有许多人，许多现象在他的脑中轮转——弈芳，……父母，……仲瑚，……T，……杜绮兰，……何清，……刘军长，……老朱，……管圣人，……军服，……铜质徽章，……钞票，……宣传大纲……弈芳的白嫩的胸脯，手枪，……盒子炮，……刺刀，……武装同志，……白胖的商人，……S 教授，……Y 教授，

……社会思想史，……教育学原理，……

砰然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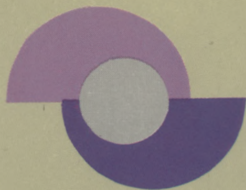
君展眼前起了一阵昏黑。两耳朵旁边只听见啁啁的音响。最后，他看见满身满疮毒的弈芳的肉体了。

他断了气息了！

他们的青春就这样地断送了。

（完）

责任编辑 陈琢如
封面设计 任　红
晓　荷
东　玉
封面题字 刘颂风



内容简介

君展和弈芳上大学时组成了家庭，生了个女儿叫珍珠。接着二人相继失业，女儿夭折，家庭离散。此后他俩走了不同的路：弈芳堕落成别人的情妇，最后得一身疮毒，死于医院；君展参加革命，成了阶下之囚，死于非命。

小说旨在表现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毁灭。



ISBN7－227－00981－5/I·219　　定价：2.55 元